

明
季
北
略

明季北畧卷之二十一

錫山計六奇用寶編年

殉難文臣

范景文 十九投井

崇禎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日丁未。李自成陷北京。烈皇帝崩于煤山。文臣死難者二十有一人。內閣惟范文貞公。公諱景文。字夢章。號質公。河間府吳橋縣人。父永年。南甯太守。爲德于鄉。有佛子稱公生而端亮。行醇謹。諸生時卽以天下爲己任。登萬曆四十一

年癸丑進士授東昌府推官。署其門曰：不受囑，不受饋，衆稱不二公。獄多平反。時值大飢，條荒政，躬自賑恤，全活以億萬計。己未擢吏部稽勲司主事。庚申署選事。歷文選員外，驗封郎。時光宗登極，旬月中公所推擢皆先朝耆舊，世所目威鳳祥麟者。天啓甲子逆奄竊柄，公上疏請清仕路，養仕節，謂天地人材當爲天地惜之，朝廷名器當爲朝廷守之，天下萬世是非公論當與天下萬世共之。言皆剴切，爲時所忌。南樂相魏廣微以鄉曲故欲招致公，卒不可得。及當例推

璠先授意部堂。艾除清流。周忠毅李忠毅輩公爭執。不少。狗忠賢大怒。尋移疾歸。杜門卻掃。視世榮一切澹如。至感憤時事。則裂眦拳几。案痛惋交集。時周忠介被逮。銀璫就北寺獄。誣賊數千。公洗橐百計代償。欲脫之于死。雖禍機不測。竟罔恤。其好義急難類如此。崇禎初起。太常少卿。尋巡撫中州。己巳之難。公不得詔命。帥師勤王。京師圍解。陞少司馬。移鎮昌平。告歸。久之。陞南大司馬。移贊機務。時賊在英。廬留都。岌岌。南額兵八萬人。堪戰者不滿萬。公定營制。簡家丁。

治樓船。練火器。部曲。收觀。于是。平有。接池。援滁。援廬。之師。江浦。之役。賊烽。夜照。江水。不能。以片羽。飛渡。實。惜。公。方。畧。公。之。建置。謂。非。戰。無。以。爲。守。非。守。江。無。以。守。京。守。陵。非。守。江。北。無。以。守。江。南。疏。數。十。上。決。機。呼。吸。瞭。然。列。目。時。武。陵。相。楊。嗣。昌。奪。情。視。事。詞。臣。黃。公。道。周。等。執。義。廷。諍。杖。謫。曩。公。抗。疏。力。救。謂。道。周。等。國。家。有。數。人。物。用。之。猶。懼。其。晚。棄。之。何。得。其。益。乃。推。碩。果。遂。嗟。抱。蔓。殊。堪。惋。惜。疏。上。先。帝。震。怒。除。名。爲。民。已。而。復。思。之。特。起。爲。大。司。空。甲。申。拜。東。閣。大。學。士。時。

賊勢已亟。公蒿目時艱。中夜輒涕零。謂身爲大臣。不能仗劍爲天子擊賊。雖死奚益。顧非是無以報聖明。于萬一。三月十七日。召對。公已絕粒三日矣。飲泣入告。聲不能續。及京城陷。羣譁上南遷。公賦絕命詩有。翠華迷草露。淮水漲烟澌之句。遂自經于妻陸氏靈前。家人趙蘭芳解之。復賦詩二首。有云。誰言信國非男子。延息移時何所爲。拜闕號哭。潛赴龍泉巷古井。死時死節二十餘人。公爲最先。絕不知上凶問云。其妾亦自經。南都贈公太傅謚。以文貞首祀旌忠祠。公

之詩古直豪邁稜稜露英。遇國步艱難。故多悽戾之辭。有水堅堂草及列朝詩選本錄若干首。

論曰。燕京之變。處鼎鉉一席者。纍纍也。鄙夫如井研者。弗論。甚有對策大廷。先帝首拔第一人。不四年。驟躋宰相。圖國士報宜百倍。豫讓一旦賊臨。望風屈膝。卒死賊手。其爲天子知人累大矣。微公一人。毅然不屈。蹈義而死。不幾令萬世笑烈皇帝時。端揆無人哉。

又曰。公既不聞鼎湖之信。顧傳蜀道之行。斯時倘

以扈駕爲名尚可以無死而公決然一死不復狐疑蓋公素志定也彼隱忍偷生者無論亦有本欲死而一時稍遷延後遂不及死卒不免辱身敗名然後知決然一死者之無憾也夫成仁取義固非懷濡忍之志萌計較之私者所能爲哉公之一死可與宋室文山並美千古矣

倪元璐十九日繼

倪元璐字汝玉號鴻寶浙江紹興上虞人父暎萬曆甲戌進士官至太守有能名公少卽穎異絕倫弱冠

舉于鄉。天啟二年壬戌成進士。才名噪天下。與少詹
黃公道周。並出韓太史日。纘門下一時推爲雙璧。選
入庶常。尋授編修。時魏璫用事。公鄉人多貴顯者。公
翫。讎本天無所附麗。媚璫者方請建祠國學。與先聖
竝列。公奉命典江右試。獨以皜皜乎不可尙已命題。
同事爲公咋舌。棘撤而璫已敗。故公得免禍。海內亦
以此重公。璫雖誅。諸黨猶踞要地。欲終錮林下諸賢。
乃借東林爲名。又立趙黨孫黨熊黨鄒黨之目。以一
網清流。公上疏力爭。別白貞邪。破除門戶。遂爲人側

曰黃公道周以建言與時相忤。選經筵官不與。公疏請以已秩讓黃公。由此益爲當事所柄鑿。稍遷南國子司業。崇禎辛未。同考禮闈典武試。公上疏制實八策。制虛八策。譏切朝政。中有云。治之根本。惟在絲綸。勿以大猷付之悠悠。勿以瑣務示其周詳。恩怨不橫于胸。好惡必循人性。毋徒傷元氣。而情面仍存。毋浮慕精明而叢脞實甚。凡侃言必有深慮。毋一筆抹殺。以遏羣謀。凡至慮必有定歸。毋雙票游移。以嘗上意。毋以意見仇。獨立之士。毋以聲顏拒來告之人。如此。

則才識自生。勛猷自著。皆深中政府膏肓。遂決不能容。公授意勛臣劉孔昭。孔昭以私憾。借封典事。劾公。銓司承望風旨。協力下石。公遂罷歸。王午北邊告警。流寇掠于中原。上思公才。乃以兵部侍郎兼學士召天陞。見公條賊情邊事甚悉。稱旨。仍命具本以聞。公上疏言制東邊宜分東西二路。而并力攻東路。東破則西自解。言圖闖賊宜以九江爲中權。武昌爲前茅。淮揚爲後勁。又宜假督撫以利權。一切屯鑄。釐權之務。悉聽便宜。又爲邊防用間一疏。上皆嘉納。尋以國

計。匱乏。擢公戶部尙書。公以浙人例不爲戶部。固辭不許。召至中左門。謂曰。卿志性才猷。非諸臣比。勉爲朕任勞。公乃任事。殫精握筭。宵旦焦勞。言利者進。開採之策。公䟽言。開礦有六害。議遂寢。癸未冬。逆賊破秦。公奏賊旣入秦。則圖賊不在秦。而在晉。晉有備而後進。可攻。退可守。請蠲沿河租稅。取其半以資防禦。多築敵臺。汰冗兵。厚死士。上嘉納之。未及用。賊尋陷山西。甲申二月。政府謂詞臣不任錢穀。勸上解公部務。還講筵。三月丁未。京師陷。公紗幘絳衣。北向拜闕。

日身爲大臣不能保國臣之罪也。又南向再拜送辭。母太夫人旋易便服至書齋索酒。招二友爲別于漢壽亭侯像前。獻像三爵。亦自浮滿。盡三大白。所親皆勸公劾文丞相權忍耻出外舉兵再圖匡復。公怒指壽亭侯像曰。使吾生存。有何面目對此君。或言太夫人在堂。亦不爲之地耶。公默然。一淚及顴而止。既而曰。老母八十四矣。而猶康健。夫復何憾。乃題案曰。南都尙可爲。死吾分也。慎勿衣衾。以志吾痛。因謂家人曰。卽欲殮。必俟大行殮。方收吾屍。于是步出。至廳事。

南而坐。乃投纆。衆僕尙欲解之。一老僕哭止之曰。此吾主成名之日也。囑付已再三矣。久乃絕。玉箸雙墜。幾尺。舌藏眸。斂。顏色如生。是午有賊騎突入。問公安在。則陳尸于堂矣。乃愕然馳去。頃之。有僞職王方弼者。頒示。且傳令箭至寓。曰。忠義之門。勿行騷擾。由此家人獲安。公子會覃。不忍違遺命。乃俟先帝殮。始開棺。賊無不太息。稱忠臣者。一門殉節。其十有三人。一云。妾王氏幼子無恙。公文章精華深刻。至性所激。紙立字飛。故獲其片言。比于天球。宏璧。獎借後進。保護。

聲氣士無賢不肖皆願出公門。牆殉難諸賢中。惟公
尤爲世所哀痛。南都贈公以太保。謚文正。祀旌忠祠。
論曰。古今易名之典。以文正爲難。明興數百年。惟
餘姚長沙皆揆席也。北都死事。乃得公與劉中允。
長沙高文典冊。且爲一代風雅。開先顧委蛇逆瑾。
雖匡救彌縫。厥功不小。亦來枉道之機。餘姚中允。
渾金璞玉。傳信千秋。惟公以懷蛟吐鳳之才。兼化
碧貫虹之節。長沙遜正。劉謝讓支。尊名壹惠。未有
如公之尤懼者。且使美新仇國。不得自附于藝苑。

笙簧孤鳳鳴而鶴鶴息。公諸著之謂矣。然則公不獨爲正人增華。尤爲文人吐氣。

陳文莊仁錫。與公同年同館。嘗言公爲人倫師表。又負經濟才。洵爲定論。然受知主。卒不能盡其用。僅以節義終。悲夫。文集有奏疏代言講章。應本行世。詩則有憶草諸種。

李邦華

李邦華字懋明。江西吉安吉水人。萬歷三十二年甲辰進士。授知涇縣。王子擢御史。巡按浙江。有風節。時

甘陵南北部之隙已啟。羣小爭攻東林西北諸正人。公爲鄒忠介門人。又同里。人多忌之。公又別白邪正。不少假楮。遂倡流言。目公與周起元輩五人爲五鬼。旣而德清秉政。逐東林西北無虛日。或勸公少委蛇。其間公曰。甯爲偏枯之學問。莫作反覆之小人。時論益忌公。丁巳出爲山東叅政。病免。天啟元年。卽家起爲光祿少卿。屢以病請。二年陞僉都御史巡撫天津。三年陞兵部右侍郎。四年復稱病歸。時方魏忠賢用事。崔呈秀等欲舉諸名賢。一網打盡之。作天監同志。

點將等錄天鑒錄公名居前督輔孫承宗擁重兵在關外請入朝面奏一切邊事或言承宗且與晉陽之甲公爲內主忠賢怖遂矯旨勒承宗還鎮御史倪文煥遂疏公東林死黨革職謫戍嶺南及崇禎元年起公爲工部左侍郎卽督河道陞兵部右侍郎復以病去已已起南京兵部尙書丁憂癸未起南京都察院都御史再疏堅辭聞京城困辭家日爲文告先臨淮王矢以身殉時獻賊陷武昌襲及江右公上保江南策謂長江衣帶非僅保守九江守安慶可恃無恐今

宜增兵以拒險。江撫駐九江。續撫駐吉安。以壯虎豹。當關之勢。往東策應。責在監司。上嘉納之。會掌院劉宗周以教科臣熊開元忤旨罷職。朝論謂總憲百司之長。非竭方元老。不堪任特簡。公爲左都御史。以代之。公旣蒞任。申明憲約。榜絕餽遺。疏薦成勇。葉廷秀。清風亮節。可當大用。甲申賊勢甚急。上日一召對。公密奏請皇上固守社稷。效死勿去。效仁廟故事。命皇太子撫軍舊京。又密疏二王分封江南。以壯東南之勢。上爲之心。助俄而中允李明睿議南遷。科臣光時

享。劾之。朝議闕然。遂併寢監國分封之議。而大事亦去矣。至三月十五日。賊已逼近京師。公趨閣中。奏請發帑。召集朝紳鄉衮。居民不問大小老弱。悉令守城。親冒矢石。以固吾圍。乃首相魏濬德。尙作退食夔龍態。候久不出。出而僅曰。事未必至此。老先生且姑待。公爾時聲色俱厲。痛哭流涕。以道。卒不悟也。十八日。賊攻城甚急。無兵無餉。羸卒守埤。中官爲政。奸細滿城。公言旣不得行。復躬率諸御上城。巡視諸璫。矢石拒之。不許入。公道遇太常卿吳麟徵。握手揮涕誓死。

國難十九日。聞上變。公南向痛哭。携冊印冠帶入吉
安會同館對文丞相再拜。矢志題絕命詩。有云。人生
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今日騎箕天上去。兒
孫百代仰芳名。又自贊云。堂堂丈夫聖賢爲徒。忠孝
大節矢死靡他。遭國不造。空負名謨。臨危授命。庶無
媿吾君恩。莫報鑒此癡愚。題畢。遂自縊死。屍五日後
乃得殮云。公性介特。寡言笑。不尚華侈。舉止嚴重。居
官四十餘年。重名節。勵廉隅。蕭然寒素。雖位望崇隆。
爲海內山斗。退然不勝。至值事變。臨利害。屹然如山。

不可搖奪。南都贈公吏部尙書謚忠文。祀旌忠祠。

論曰。忠文公固理學經濟。忠節兼全之名臣也。虞山錢氏云。忠文三筦戎政。大有建白。惜不得伸其志。迨賊逼京師。欲奉太子南渡。朝議紛糾。卒至莫救。忠言不用。而以死繼之。所謂竭其股肱之力。而繼之以忠貞者也。公請皇儲撫軍。俟之夜。作詩有句云。五龍候日影。一馬聽江聲。及請二王分封。亦有詩云。剪桐天子貴。蠶策老臣才。慷慨悲涼。聲淚迸咽。彼時亨固罪不容于死。若通州相又可勝寸。

磔哉。

一云公聞難曰。主辱臣死。臣之分也。夫復何辭。但
能得爲東宮導。一去路死。庶幾可以無憾已矣。勢
不可爲矣。乃題堂堂云云。因走入文丞相祠。再拜
吟人生詩句云云。大哭三聲而縊死。三日後。顏色
不變。賊至。見其冠帶危坐。爭前執之。乃知其死。驚
避去。諸書載文祠縊。啓禎錄載自文祠返寓縊。或
云文祠飲藥卒。

施邦曜

施邦曜字爾韜號四明浙江紹興餘杭人萬歷己未
進士除武學教授陞國子監博士工部營膳司主事
天啟甲子典雲南試遷員外郎丁丑出爲漳州知府
以廉幹稱擢本省布政司叅政四川按察司使崇禎
戊寅進光祿寺卿通政使免官癸未起都察院左副
都御史公見人心瓦解寇賊所至非降卽逃所以然
者由官吏朘削早失民心以致臨事潰散此有司罪
也。察司之責在巡按御史。于是上實圖察吏安民疏。
大畧言巡按權重憲綱所載明言奸貪蠹政害民者

隨卽拿問。又六品以下官有犯取問明白。從公決斷。以實奏聞。今巡按考察官吏。但呼名過堂。未見拿問一人。卽有一二叅劾。需之復命。近卽有不時叅劾之旨。不過取單寒者塞責。今民命倒懸。在于呼政之間。安得爲此文具。考察官吏。必須當面發落。某官稱職。留任。某官不稱職。斥逐。某官奸貪蠹政。害民。拏問。巡歷府縣。立時分別。庶幾人情震悚。然其要在反求諸身。必賊罰不取。土儀不問。謝薦不收。先自治而後可以治人。否則受賊之律。身先犯之。惡能以法繩人。又

曰得一良吏勝于得一名將。去一貪吏卽去一民賊。奏上天子嘉之。勅巡按御史依奏着實舉行。甲申春賊偏京師公慷慨自誓曰。此臣子授命之日也。城既破。問僕曰。倪尙書安在。偵之還報曰。自盡矣。公給之曰。若等候此。吾卽往冠服視倪也。遂入內。久不出。探之。已自縊死。題詩于几曰。愧無半策匡時難。但有微軀報主恩。南都贈公左都御史謚忠介。祀旌忠祠。總憲劉公宗周哭以詩曰。淮南一別燠垂寒。再拜班荆話屢酸。國難敢忘嫠婦緯。時危轉憶菜根盤。身擔風

紀綱常重節自平生問學安白馬岩前池畔草永存
規矩奉輪般。

編年載公繼時。僕解之復蘇公叱曰。若印大義。毋
久留我。乃更飲藥而卒。然他書俱載繼。

先帝退升九列中最先自盡者。倪文正與公皆越
人。後又得一周文節。二十一人中。而紹興乃三人。
其後則劉都憲祁僉都余庶子等。不絕書也。蓋浙
東諸郡中。紹興士大夫尤以文章氣節自負云。建
文死難諸臣多出江西。數年來亦復然而越州次

之吳及閩。又次之。嗚呼盛矣。

自縊諸賢。宛轉數四。未免葛藤。惟忠介最爲直捷。從容慷慨。兩兼之矣。

凌義渠

二十日縊

凌義渠字駿甫。號茗柯。浙江烏程人。世以雕龍擅譽。公脩髯。頌立如高霞孤映。明月獨舉。所爲制舉義吐棄羣言。特標元勝。長齋奉佛。于世味澹如也。自其爲諸生。卽以稱菘蘆第一流。天啟甲子中式。乙丑登進士。謁選得行人。崇禎庚午考選授禮科給事中。時當

國者爲公梓里密戚。至眷方隆。人爭傍附以進。公皂
囊白簡。侃侃發舒。無少瞻顧。賊氛漸熾。公目擊心恫。
上疏極論其事。謂滅賊之明旨。屢更而逆焰滔天如
故。率上之搜求。旣罄而師徒不競如故。就外之布置
言之。有能灼知賊之飢飽虛實。來路去路。隨時據實
入告。不事虛飾者乎。有能置零級弗報。慷慨擯甲刻
時刻日。誓不與賊共戴者乎。就內之調度言之。有能
力祛文法拘牽之弊。舉一切事權專任一人。聽其自
探自縱。置小小利鈍不問者乎。有能排羣策而獨持

一斷實實使關外知所稟命。截然不入游移者乎。以事在呼吸之軍機。而既俟成命。又俟部覆。又俟部咨。費許多周折。卽費許多時日。比馳至行間。而面目前非。先着已不在手矣。以信賞必罰之軍政。而欲以爵賞者無虛日。擢以顯戮者亦無虛日。繁多易褻。積久生玩。恐溫文自此不靈。而嚴檄亦因之不震矣。後國事潰敗。皆如其言。甲戌轉禮科右給事。磨劾。癸酉試卷。河南貴公子曹鳳禎。以賄得中式。公閱其卷。皆小兒號嘍語。因塗乙滿紙。擬從黜革。爲同事所尼。丙子

以戶科左給事。主考山東。得士爲盛。如王中丞漢則先公殉義者也。尋首兵垣。而掌吏垣。某與鳳楨爲姻好。啣公舊事。以年例外。遷公爲閩臬。公引義就職。無一言同官不平。發其事。上命取鳳楨卷入覽。知公持正不阿。遂革鳳楨舉人。并削吏垣某籍。公雖暫奄外服。譽望益重。由閩臬轉三吳兵備使者。三吳財賦重地。公身處脂膏。懸魚拔薤。清風兩袖。惟取吳士帖括。手白甲乙。梓以問世。不卑初學。不殉壇坫。鈞元拔前。盡汰時蹊。風味遐邇論者。以爲永嘉末之正始音已。

遷山東布政使尋擢南京光祿卿癸未擢大理卿而國變作矣。時寇以三月乙巳犯都城丁未昧旦公趨長安門則無人門焉者。拱立達曙門竟不啟乃返就舍。俄報城陷人馬羣嘶街巷填塞公端坐旅次神色悽然鬚髯怒張無何鼎沸稍定東僭門人李某趨謁公以龍馭質天告公聞之變然負牆號泣動地舉首觸柱血淋漓沾襟袖李大驚牽衣力持勸無過激公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死乃吾分也復何辭李援古曲喻請留身有待公曰此不過欲

緩我須臾死耳。身受國恩二十載于茲。宮車晏駕。孤臣雖欲獨生。義所不忍。李抱公泣。公厲聲曰。與若道義文當其相勗勵。何兒女泣爲。李拜辭去。公立燈下。顧諸籍。歎曰。噫。我手澤在。是忍捐棄。賊手俾泐。我青編乃命悉取。火焚。所評隲書及平生所著述。蓋公生平無他嗜。獨嗜書。自其對公車。出入京華。跋涉八閩。使岷。潘。典。魯。試。鎮。吳。臬。屏。齊。邦。縹。緄。纍。纍。十餘。奇。靡。弗躬飭。以從。退食暇。輒手一編。雖酬應如蝟。毛不廢。聞某所有異書。卽殫精竭貲。百計購取。至是盡付煨。

。于是公客及諸僮僕知公志堅且決。潛取其室中繩。被褥皿。盡匿之。公怒曰。爾輩若此。我遂無死法耶。捐前几曰。方觚稜稜與頭俱碎耳。客力阻之。不得乃設爲庭闈情。至語動公。公改容謝曰。吾固痛心。然身已許君。義不能兩全也。夜嚮晨會。有以升遐未實告者。僕遽以報。公徒跣出舍。道逢鄉故。知凶問已確。遂急奔回。索冠服。僕以青綉衣進。公卻之。命易緋袍。設香案。僕皆立不動。公曰。我一生儻居蔬食。於物無所戀。且世界中亦何物可戀者。今遇國難。此我畢命。

秋也趨辦事無濡遲因正笏向闕拜復南望遙拜草
上尊人書有盡忠卽所以盡孝男視死如歸含笑人
地語筆墨瑩然點畫不苟以書授僕且云我魂先歸
侍左右矣僕人環跪涕泣請後命公曰死後可書我
柩云死節孤臣凌義渠之柩如是而已遂就縊時年
五十二南都贈公刑部尙書謚忠清祀旌忠祠

附記公壻茅曦蔚所述公之紀畧

李某係公丙子典試所取士以上崩告公痛哭曰我
五十年讀書明義二十載受國厚恩君亡與亡復何

他說李以公觸柱跪抱不釋。公大聲曰。汝今與我同
殉。方是男子。李泣去。記室趙振之家人馮相金升。悉
具繩械等物。公曰。爾輩若此。我惟罵賊死耳。復指前
几曰。此桌有方稜。觸腦貫顱。豈不更慘。趙以封公別
時珍重語。竦公亦領首曰。此自關心。然死後忠魂
頃刻到家。依父左右矣。燈下顧見諸書而歎。悉簡平
生所著述。及所評隲諸書。堆階下。親火之。及明。問凶
問已確。號泣索冠服。家人不動。公曰。爾輩只看我一
生茹素食淡。何物可戀。豈是怖死貪生人。我志決。勿

多遲時刻也。遂作書辭。父曰。盡忠卽所以盡孝。男視死如歸。已含笑入地下矣。但父親衰年無靠。病妻弱子。不堪回想耳。十兒容默。放他不下。七弟犀渠可善撫之。然兒卽以此情達之。皇上庶知孤臣一腔熱血也。公自子丑通籍以來。負郭僅有半百。環堵止屬賃居。敝歷中外。二十年。鵠視諫垣。十餘載。骨鯁屢及乘輿。轉邊符于聚米。去國一疏。先王改容。嗟乎。爲國忘家。無地可投。湘水舍生取義。有天應。炤燕山。

前傳固文。然後紀亦多切語。故竝錄之。

王家彥

兵部右侍郎王家彥。號尊五。福建興化莆田人。爲人高視濶步。有大志。不拘小節。與人談義俠事。輒心向往。謂丈夫自期待。應如漢伏波將軍。居恒不忘馬革裹尸。齷齪者無庸也。天啟辛酉。王戊聯舉鄉會。筮仕開化縣尹。下車召諸父老。謂曰。昔人以刺史縣令爲親民官。所關利病不細。吾承天子命令。茲上期與若等更始。若等其敬聽令言。毋徒驕蹇取戾。衆曰。諾。一年取利民者行之。其有不便。輒爲釐之。民無遠近不

謀而同日神君哉。甲子分省試，矢必得人爲天子報。入闈歎曰：魚目溷投，夜光莫辨，瓊瑤似玉，碧盧難名。雖然，顧澄鑒何如耳。比撤棘，獨公所得士稱知名。乙丑調蘭谿，有惠政。一如其令，開化者最聞。擢刑科給事中，歷工科、右轉戶科、左復轉都給事中。丙子憂去。服闋補吏科。公在諫垣十年，彈擊無所避，權貴斂手。時閩賊劉香老等劫掠同安鎮，幾擾省會。公于是有闔省海防疏，言舊制有衛所軍，無別兵，亦無別將，而統于各衛之指揮，每寨設號船，聯絡呼應，復又添設。

選擊等官雖支洋窮竭戈船相望今防禦之策莫若
復舊額而練民兵識者以爲至論公尤留意亂本謂
皆貪墨守令。朘削民膏。不得衣食。致良民盡走爲盜。
因上疏曰。臣見秦晉之間。飢民相煽。過都越境。千百
成羣。原其始。未有不從一鄉一邑起者。使當時爲守
令者。早爲之所。取周官十二荒政。一一行之。亦未必
潰裂四出。一至此也。論者以此實功令使然。催科急
者。考卓異。督責嚴者。稱循吏。坐是不肖而墨者。以束
濕濟其饜飧。一二賢明之吏。又爲文法所縛。不得展

布雖有召杜無從撫字。卽當鄭俠未敢繪圖。秦晉之禍大率由此。今四方非無事也。三楚揭竿已有其形。閩越弄兵。且明見告。倘及今不爲早計。不出五年。必至爲秦晉續。惟陛下少寬文網。俾得展布四體。一意撫綏。詩曰。不競不綵。敷政優優。此之謂也。如是而猶有不克承宣。致萑苻勿戢者。卽執守台治以養寇之罪。其亦何辭。疏出。天下以爲興平梁肉。救亂藥石。卒無過此公封事百餘上。大抵皆關切利弊。禱補生民。庚辰。晉大理丞踰年。從左少卿遷太僕。又踰年。擢少

司徒癸未拜左司馬協理京營戎政時國事墮壞無
復可爲。譬猶錮疾之人。扁鵲倉公不能療之。立起。然
公蒞任補救。不遺餘策。甲申賊逼京師。公守安定門。
備禦甚力。因中官有與賊通者。爲內應。城遂破。賊大
擁入。或有諷公亡者。公正色叱曰。國破身死。吾何足
惜。但主上存亡不可知。恨不追隨乘輿。觸死輦前。贖
臣子萬一之罪耳。言畢北向叩首。以謝先帝。復南向
叩首。以謝父母。遂自經而死。僕四人扶公柩歸。道遇
賊。得禍尤烈。宏光初。贈公爲太子少保。謚忠端。祀旌

忠祠

啓禎錄云。都城破。賊忿甚。是刀段斬之。或云自刎死。編年云。公守德勝門。城陷。自投城下不死。折臂足。其僕掖入民舍。自縊死。賊燔民舍。焚其一臂。餘體僕收歸。一云賊斬之城樓。仍以火焚其身。

論曰。國事之壞。半由良民盡走爲盜。然驅之在墨吏。公自爲令。至言官。總總慮此。使在廷早見。盡如公。賊禍之酷。豈至是哉。履霜不戒。尋至堅冰。悲夫。

孟兆祥 孟章明

孟北祥字允吉。號肖形。山西澤州人家。于河間之交。河天啟壬戌進士。授大理寺評事。憂去。丁卯除原官。主考四川崇禎己巳。陞吏部稽勲司主事。歷驗封考。功文選員外郎。辛未分較會試。所取多名士。時方典選。其門人有以地方請者。公正色拒之。曰。纔入仕途。便有趣避。後將無所不至。聞者憫然。顧其松栢之操。晚而益勁。長髯過腹。丰采稜稜。不受要人請託。不通知交。聞問塊然。嘗中冰霜凜凜。時以爲有包孝肅遺風。尋忤中官意。以事降行人司司副。由光祿寺丞選。

少卿左通政太僕寺卿癸未陞通政使。是年八月。子章明登進士第。觀政未授職。甲申陞刑部右待郎。屬時事日棘。門人司勳郎熊文舉乘間請于公曰。萬一京都不守。奈何。公搖手不懌曰。莫商量。各人自立主意。又曰。子有老親在千里外。又官閒曹非要職。尙可從容。熊爲悚然。不敢置對。賊至守正陽門。城陷不屈。死於門下。妻何氏亦死。子章明字顯之。號綱。宜收葬父屍。亟歸別其妻王氏曰。吾不忍大人獨死。當死從之。王氏曰。君死妾亦死。章明以頭踰地曰。謝夫人。然

夫人須先死。乃遣其家人盡出。章明視妻縊。取筆大書壁曰。有侮吾夫婦。吾必爲厲鬼殺之。妻氣絕。取一扇置上加緋衣。又取一扉置妻左。亦服緋。自經。囑婢曰。吾死亦置扉上。遂死。南都贈公刑部尙書諡忠貞。贈子河南道御史諡節愍。同祀旌忠祠。而文舉兩次自縊。卒爲門人劉蘭生等救甦。嘗有哭師詩。其一。盛德瞻醇穆。雄文見炳燐。日沉先棄杖。風急但校輪。舊里碑傳記。虛堂案掩塵。門生羞後死。洒淚志忠臣。

其二 清肅銓規在程材得士多尊嚴儀仗歎感愴重
山河父子忠同傳乾坤氣不磨西州投策痛忍汗畏
經過

其三 生死從來事門牆訓迪嚴志操期逼古風尙可
頑廉詰曲馮心印迂回此志淹悵然羞展卷孤月墮
虛簷

其四 忍見皇輿蕩羞稱江海逋從君臣已老殉父子
非孤青史芳名共坤維正氣扶招魂餘弟子風雨泣
蒼梧

論曰。燕京之變。死節文臣二十一人。乃先生父子居其二。洵足奇矣。願臣爲君死。婦爲夫死。一耳。至于節愍未受一命。而矢志不二。慷慨殉節。尤爲可敬。論者以爲二百餘年特見之事云。

予按山西從賊者衆。獨公父子死節。忠孝一門。真歲寒之松栢歟。

馬世奇

馬世奇字君常。號素修。南直無錫人。祖濂。嘉靖庚戌進士。桂林守。父希尹。萬歷壬子貢生。太倉儒學。公生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二十一
穎異少帥與弟孝廉世名。攻苦下帷。有平原二龍之譽。年十八爲諸生。三試皆第一。時號小三元。嗣後試無不冠軍。所棲齋名澹甯。居與世名。日取同門錄。尙書義。甲乙其中。故丁未庚戌後。天下爭以澹甯居選藝家。貯而戶誦焉。天啟元年辛酉。以恩選第一。對大廷。甲子登賢書。辛未成進士。改庶常。壬申四月五日。午門賜百官麥餅宴。重九日。皇極門賜糕。故典不行久矣。各賦十章以志一時之盛。癸酉授編修。烈皇帝勤政宵衣三日。一視朝。漏下四鼓。輒出御殿。廷臣至

多後期公獨最先。每關門未開，輔臣未至，燈火熒然相對者。公與劉文正公而已。丁丑分較豐關，所得吳道倪長圩等皆知名士。戊寅上念二祖列宗，本支繁行而頻年用兵，百姓勞苦，乃命詞臣分諭諸藩，務體天子體恤元元之意。公得山東湖廣江西諸藩府計行二萬里，勅二十五。己卯主考江右，得士劉渤等一百三人，渤素稱江西僑胥。且丁卯倪文正公所嘗擬第一也。尋丁父艱。壬午十月北行，時兵日下，舟次淮陰。癸未至京，遷左春坊左中允，宜興之再召也。公方

居家祖道時極言東南民力已竭。當急蠲逋賦。使獲有甯宇。故宜興入告。遂奉俞旨。及公入都。宜興已去位矣。既而復逮入。賜自裁。門生故吏所稱入幕借潤者。恐餘波相及。爭避匿去。公獨經理其後事。不少退縮。主武會試。得士二百人。策畧曰。今之保身家者。舟且與淵俱溺。而雍容偷牙。檣錦纜之娛。室且與焚偕燼。而偃仰謀鳥革。翬飛之固。亦見天下亂有安國。國亂有安家。家亂有安身者乎。又曰。今有萬人于此。簡之必有千人可用。雜之萬人之中。萬人奔而千人不

有其足矣。有千人于此。簡之必有百人可用。雜之千人中。千人蕙而百人。不有其膽矣。是兵之以多累也。若餉邊年例。二祖時未有也。有之自宏正間始。然止四十餘萬耳。萬厯而爲倍者十。今而爲十倍者五矣。正額不足。而取盈于加派。于節裁。墩軍之導敵。驛卒之從賊。半以節裁階厲也。飢民之附亂。半以加派走險也。是餉之以多累也。且夫兵多冒餉。餉多冒兵。冒餉而廷羸。隸投距之名。胥吏古摧鋒之籍。蒼頭推異軍之號。皆兵也。冒兵而星卜飽從。戎之精。津要割酬。

士之金。穽。穽。分。陷。敵。之。賞。皆。餉。也。又。曰。彼。之。情。形。在。我。如。濃。霧。而。我。之。情。形。在。彼。如。列。炬。幾。於。謀。見。而。窮。形。見。而。忘。者。以。人。之。難。知。如。陰。之。心。獨。于。兵。用。其。陽。不。知。其。解。也。且。兩。軍。相。交。謀。在。其。間。有。資。彼。謀。以。誤。彼。者。馬。服。君。之。于。秦。岳。武。穆。之。于。金。也。有。資。彼。謀。以。爲。我。者。李。尤。則。之。于。契。丹。也。兵。無。妙。于。間。間。無。妙。于。反。間。古。之。人。乃。善。言。慰。之。善。食。遺。之。以。佐。我。神。出。鬼。行。之。奧。而。今。第。以。詰。奸。細。爲。功。不。以。用。奸。細。爲。畧。又。不。知。其。解。也。其。策。如。此。給。諫。章。正。宸。抗。疏。彈。相。國。王。

應熊天子將罪之賴公諍得廢爲民烈皇帝英武彰
輝毋赦而臣下一以蒙蔽爲事上遂謂在廷無一人
政府部院等視官如傳舍事多廢不舉公嘗歎之是
冬闖賊人秦晉獻賊破楚蜀內外帑一空營兵解體
而廷臣持文法朋黨賄賂益甚上不時召對公言用
兵以人心爲本人心樂爲之用雖寡亦強人不樂用
雖衆亦弱今闖獻並負滔天之逆而治獻易治闖難
蓋獻人之所畏闖人之所附非附闖也苦兵也一苦
于揚嗣昌之兵而人不得守其營壘再苦于宋一鶴

之兵而人不得有其室家。三苦于左良王之兵而人之居者行者俱不得安保其身命矣。賊知人心之所苦。特借勦兵安民爲辭。一時愚民被惑。望風投降。而賊又爲散財賑貧發粟賑飢以結其志。遂至視賊如歸。人忘忠義。其實賊何能破。各州縣各州縣自甘心從賊耳。故目前勝着。須從收拾人心。始收拾人心。須從督府鎮將約束部伍。合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至人心轉。賊勢孤而後相機操縱。勦撫並行。獻闡皆游釜魚矣。又言今日泄泄謔謔。各持兩可之謀。未定一

成之畫甯可斷送封疆不肯破除門戶卽如楚寇一事人心作何收拾左帥作何安頓通盤算止爭一著其可再誤乎對入未省甲申正月闖報益警部議各官助餉助餉助糴在朝多借差出外公銷杯觥質袍帶應之三月賊入畿輔京師滿城洶洶傳賊且至而廷臣上下相蒙政府中樞終日會官羣訟揚揚得意如平時初三始議守城初十募官民人等助餉上日召百官大僚且挾持羣下欲使箝口不言而庶臣猶有因召對希冀者每對大僚便稱待罪庶臣默然而

已上見舉朝如此對罷未嘗不痛哭回宮公每罷朝歸邸卸袍帶輒歎曰事不可爲矣十六賊至城下異時敵至去城百里近亦數十里營卒登陴率皆沉酒歌呼未嘗望見敵今乃猝遇賊城上下砲交發城外火光際天人惶急莫知所措士大夫相見唯唯否否或曰無害或曰奈何惟議巡街閉門無一勝算也十七旦公持所撰誥勅詣內閣午門內外寂無一人頃之范文貞周文節踵至是日俱侍班上退朝諸臣見事急聚語殿門十八兩道無行人公邸西偏近城

九門禁守不通往來。但聞砲聲震響。緣城廝舍傾圮。賊箭墜城中如蝟。是夜大風驟雨。雷電交作。十九日未。天色陰慘。自十六賊至城下。砲聲晝夜不絕。至是日辰刻。寂然無聲。公曰。城破矣。亟出視之。賊騎遍滿道路。城中人往來疾馳。哭聲動地。上已崩。煤山民間未知也。其傳已南幸。公起沐浴。肅衣冠。捧所署司經局印。北面望闕拜曰。臣未能報國。如何。起持印授僕。曰。上果南幸。卽持此間赴行在。復南面遙拜辭母曰。母生兒不能養。旣不能盡忠。又不能盡孝。欲長依膝。

下不可得矣。因泣下。舉家皆哭。時朱李二妾哭失聲。公止之曰。毋亂人懷。忽緋衣賊二人露刃馳入。左右走匿。賊睨公。公安坐不動。賊顧四壁蕭然。乃去。公遂同二妾閉一小室中。自經。諸僕排戶入救之。公及李妾皆復醒。而朱絕矣。僕泣勸曰。太夫人在。主未可死。頃訪萬歲。昨三鼓果出齊化門南幸矣。公曰。不死正恐留此身爲太夫人辱耳。且以吾意料。皇上必不南。先是兵部郎成德與公同年。壬午至吳中。相與極歡。後成誤聽小人間言。怒而去。久之自覺其誤。復友善。

如初至是成貽書以慷慨從容二義相質公答書云
吾輩舍一死別無法吾不爲其難誰爲其難者國家
大運一身大數總有天主之天予成仁成義故無憾
也弟幸老母在家何以安老年伯母乎勉之吾輩正
不必遜古人耳乃夜簡書籍俾僕攜歸二十戊申手
書二函一寄弟一付子王玉俄有朝士數人微服相
過中有削髮者謂公曰皇上已南吾輩以此故偷生
君可不死因涕泣相勸公曰吾意已定君等休矣于
是李妾哭而前曰妾死王手當使王殮妾妾義不後

死遂立乞紗帽自經。公命市棺三以二殯。朱李指其一棺謂僕曰：留此殯我。於是衆始慚退。公呼僕曰：吾世受國恩，身居秘署，自辛未至今十三年矣。今見國破君亡，爲人臣子，分固應死。太夫人年老，聞信必過哀。歸語吾子，謹事太夫人，吾得正而死，死復有二妾天之與我厚矣。卽皇上未南，南中必有新主，但天下事未之如何耳。言已，命僕出，起題壁曰：馬世奇同二妾殉此。遂自經。僕入視之，左手握椅，右手撫几，正襟端坐如生。年六十一。公嘗曰：疾風知勁，何如勿遇疾。

風板蕩。識忠何如。勿逢板蕩。噫忠矣。其與弟書曰。元
升一門。四人俱死。吾一室三人。庶可相匹。衙門多有
削髮爲僧。雖于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之義。未免有礙。
然亦不得已之苦心。彼念主上猶存南也。忠臣不事
二君。吾自當以一死報主上。數月前主意已定。不忍
恣然者。母親耳。吾幸全受全歸。母親自可無憾。且魂
氣無所不至。在天爲日星。在地爲河嶽。固時時周旋
母親之側也。江南此時。恐亦無乾淨土。念之憤絕。又
與子書云。京都失守。一籌莫展。真所謂死有餘責。不

能。愬。然。者。汝。祖。母。及。汝。母。汝。兄。弟。耳。忠。孝。二。字。是。吾。
家。風。好。守。之。一。姐。先。死。玉。潤。後。死。女。流。得。此。尤。稱。殊。
節。吾。可。無。憾。矣。吾。文。共。十。二。本。文。草。三。卷。經。書。各。五。
本。俱。附。歸。我。躬。不。閱。皇。恤。此。事。積。習。未。能。忘。耳。主。人。
在。南。南。中。或。可。無。事。當。力。慰。祖。母。勿。以。我。爲。痛。加。餐。
以。延。大。年。可。也。諸。相。知。一。一。寄。勗。吾。殉。國。信。至。當。又。
惜。諸。君。筆。墨。其。實。自。愧。尚。多。名。非。所。貴。但。兩。侍。妾。殊。
節。不。可。不。一。表。揚。耳。玉。潤。父。母。可。善。待。之。吾。少。時。嘗。
夢。詠。詩。二。句。從。今。別。邠。江。南。日。化。作。啼。鶉。帶。血。歸。此。

文文山語也。特與汝識之。舊歲又夢汝祖父語我曰。汝六十一歲。羈星在命。過不得。吾以語戴如雲。如雲謂必無是事。以申年填起金星爲恩星也。今成我以千秋之節。又有兩侍妾爲我添此光彩。亦何必非恩乎。公六七歲時。父夢抱之。北向再拜曰。臣位至侍郎。不能報國。一死以謝陛下。痛哭而覺。甲子登賢。嘗公夜夢高皇帝。白衣冠南向。公白衣冠東向侍。相與語已而相向泣。辛未成進士。報捷之夜。父夢前妻徐孺人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遂掩袂涕泣而

去公之始終大節。蓋天定云。公弱冠卽受知。顧端文
公題其行稿。有夾輔桑榆之祝。門人龔廷祥年三十
餘。敝蹤青衫。無能物色。公一見許爲端人。令子弟執
北面禮。南都贈公禮部右侍郎。謚文忠。二妾皆贈以
孺人。祀旌忠祠。廕一子入監讀書。宏光時。准禮臣疏
請于京中總建一祠。祀殉難諸臣。賜名旌忠。
侄馬瑞乞假定省。公云。旣寇進賢。雖暫家食。宜爲進
業地。母爲偷閒地。閒時做得忙。時用一語。蓋三復之。
後又寄書云。侄妙年高第。甚非詩盟酒社。優游自放。

之日也。古來名臣大業，得力于郡邑，殊多有其心，則其才無不可擴而至也。

劉理順 十九日 錄

劉理順字復禮，號湛六，河南開封杞縣人。萬曆三十一年癸卯舉于鄉，凡十上春官不第。人惜公數奇，公自視夷然。至崇禎甲戌成進士，廷試第一，先是擬首李焯。上親閱公卷，稱旨，遂擢冠多士，而李置二甲，第一人爭榮之。公曰：科名固分內事，昔宋王曾及第，或嘲之，公曰：平生志不在溫飽，今茲之舉，吾懼伊始，何

榮爲人服其志謂異時必卓有豎立。初授修撰丙子
記註起居已卯典閩試其程式皆深于理學湛于道
德之言踰年遷諭德癸未分考禮闈所得多文章節
義之士甲申三月十九平旦公入朝門未啟大理卿
凌義渠侍郎吳履中至傳報賊騎入城相顧愕然俄
傳上崩公撫膺大慟曰理順荷上特簡無所報効國
事至此萬死莫贖還寓于書輦于壁曰成仁取義孔
孟所傳文信踐之余何不然既掇魏科豈可苟全三
忠祠內無愧前賢北面再拜自經妻萬氏妾李氏及

子孝廉并僕四人俱殉。一云并婢僕十八人。閤門縊死。公素爲德鄉里。其魁天下也。鄉人書榜于門曰。天從人願。至是賊多中州人。有數百騎至其寓曰。此吾鄉。杞縣劉狀元居鄉極善。里人無不沐其惠者。吾輩奉李將軍令。正來護衛公。以報厚德。何遽死也。俱下馬痛哭。羅拜而去。時爲臣死君。妻死夫。子死父。僕死主。一家殉難者。以劉狀元爲最。南都贈公詹事府正詹事。謚曰文正。妻萬氏。贈淑人。并妾李氏。同祀旌忠祠。

嘗歷攷宋元以來以狀元死事者于宋得三人何
稟文天祥陳文龍于元得三人李黼蔡不華李齊
而本朝乃五人焉。遼國之時則黃侍中觀土木之
難則有曹文忠。北京之變則劉文正理順而浙
東有余庶子煌。江右有劉中允同升先後皆死國
事此亦科名人物之盛。軼于前代者也。余公煌字
武貞紹興會稽人。天啟乙丑狀元授翰林院修撰。
起居注。時魏忠賢方用事修三朝要典。一書公以
史官連署銜名。崇禎中。歷官至中允。諭德。至左庶

子以前事爲論者所訛。故不得大用。魯王監國。浙東起拜爲兵部尙書。北兵至。投水而死。劉公同。字晉卿。吉安吉水人。崇禎丁丑科狀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樞輔楊嗣昌之奪情也。上方銳意滅賊。嚮用公。與編修趙士春交章劾奏。因俱降謫。公補福建按察司知事。復官陞右中允。起義不允。遂死于峽江。二公之死。皆死于崇禎以後。以科名故。連次書之。

論曰。劉公其遜國時黃伯瀾後一人哉。不然。竝列

鼎元適遭大故。一門靖節。何大。致相類也。先後相距幾三百年。取義成仁。較如一轍。語云。非常之時。賢者出焉。其謂是歟。

臣死君。忠也。子死父。孝也。妻死夫。節也。僕死主。義也。忠。孝。節。義。萃于一門。可謂盛矣。可謂難矣。而劉公復以狀元及第。兼此四美。尤盛中之盛。難中之難也。馨。炤。青。史。休。哉。

吳麟徵

吳麟徵。字來玉。號磊齋。浙江嘉興海鹽人。天啟壬戌。

進士初任江西建昌司李。憂起補闕之興化。平反出入獄。無冤民。綜核諸屬吏。只敢以私進。有暮夜卻金風。以治行高等徵拜吏科給事中。同官章正宸。莊鰲獻以建言忤旨下獄。公上疏力救。又論安民之本。在乎守令。守廉則令不敢貪。守慈則令不敢虐。守精明則令不敢叢脞。且爲令者衆。又多操刀學割之徒。故遴別難精。爲守者寡。皆循資積俸而升。故才品易核。願皇上廷推禮遣。凡生民疾苦。吏治臧否。使得自達于天子。追績成而後加。不次之擢。上不能用。愿兵

刑兩垣。後掌更垣見盜賊蜂起。民生凋瘵。屢疏乞身。任危疆。竟不見許。庚辰大計時。三吳守令倚要人爲窟穴。吏部拱手莫敢問。公與掌河南道祁公彪佳。矢志澄清。凡吞舟漏網者。皆置拾遺白簡中。窮奇饕餮。爲之一清。故事。掌更垣者。計吏事竣。卽其月優擢太常。獨公不至宰相之門。一駁再駁。政輔乞骸。公命始下。此甲申三月初七也。時寇警且迫。公以十二受事。十五奉命坐西直門。十六甲辰。寇突至城下。公擐甲。衣短衣。寢處城隅。寇攻西北一帶最急。西直尤當賊。

衛同守者相繼避去。公遺友人書曰：時事決裂，一旦至此，同官潛身遠害，某惟致命遂志，自矢而已。時上下倉皇失措，火攻備禦多不習。公登陴周視，矢叢射如蝟，屹立不稍退，指麾益厲。士卒匱糧，已五月，莫肯用命。公夜坐撫病卒，忽墮大砲，破瓦落公案前，椽楹盡倒。公神色不變，手撫如故。士卒皆感泣。十七乙巳，公親督徒者，載土石塞門。同守武安侯鄭某、伯張某，尙開門納難民，賊數百騎尾其後，不覺。公手施箭砲，賊稍卻。始從公議塞門，城頭宦寺鮮服怒馬相視不

驚高擎青蓋馳走雜撓守卒欲擅啟閉凡坐門諸臣
俱不得登城望賊公奪路上城見賊忽盡易緋衣俄
而同守一官亦易緋衣登陴公怪而目叱之是夕更
深太監某密遣二卒手箭飛至斬關求出公親詰之
語塞乃厲郤之俄從德勝門去矣十八丙午賊集城
隍多羸弱男子公召諸卒諭之能殺一賊者賞五十
金須臾健卒數百趨城格殺賊百餘人擒十餘人卽
斬之城下賊分馬步東西迴顧狀如欲退城上歡呼
公曰此賊狡耳必合營至矣未幾果大至攻益急戚

臣貴臣相與議勢不可支。公請見天子言狀。至西長安門二鼓矣。門守少宰沈惟炳禁出入。公排門直入。門遇輔臣魏藻德引公手曰。朝廷大福。自無他虞。旦夕兵餉且集。公何匆遽爲。拉公同出。公旣不得面聖。復走謁總憲李公邦華。道不可爲狀。相持而泣。遂還西直門。十九丁未黎明。宮人數千百。競從東華門出。城中大擾。訛言天子他幸。城守益弛。賊遂緣德勝門入。守卒盡逸。公卽距戶自經。爲從者所解。擁公哭。公曰。我若得一見天子。吾無憾矣。從者侍公走。風塵滿。

面卒不能前入道左三元祠舉首視屋梁曰吾終此
矣。遂索酒飲。語從人曰吾受恩列卿寺國亡賊入。雖
君父消息未真亦何顏自活。衆皆哭。公止之曰無亂
我方寸。且睡去。約二鼓。公喉間格格有聲。家人張僉
者先覺其起。視已用舊帨作結。自經亟解之。得甦。公
曰。悞我悞我。家人泣而請曰。明旦待祝孝廉至可一
訣。公許之。蓋祝淵乃公之密友。同鄉舉人。以奏對劉
宗周被逮時留京師也。公遂起作絕筆云。祖宗二百
七十餘年宗社。一旦而失。雖上有元龍之悔。下有魚

爛之殃。而身居諫垣。不能匡救。法應禴服殮。時用角
申青衣。覆以單衾。墊以布蓆。足矣。棺宜速歸。恐繫先
人之望。茫茫泉路。炯炯寸心。所以瞑予目者。又不在
乎此也。崇禎十七年三月二十日。罪臣吳麟徵絕筆。
又寄弟偏沅中丞麟瑞書。則憂江南有事。寄從弟書。
則明生平學文山。要窮就窮。要死就死之志。寄諸子
則教以讀書明義理。崇儉朴。不能北面事人。義是日
有同官某。既身許賊。復遣一役招公。謀歸里。公磨役
去已而復來。擠之戶外。逆臣高翔漢已授賊署。雅知

重公解說百端。公厲辭卻之。恨恨去。視孝廉異狀來。視公公酌酒慷慨與別。相對泣數行下。告孝廉曰。往予問道山陰。劉念臺先生。先生曰。人之初念。未嘗不善。往往以轉念失之。授命我初意也。我會試放榜之夕。夢一人義手向背。口吟文信國句。贈之云。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問路人云。是劉宗周。我與劉同出。而劉先隱。今山河破碎。不死何爲。我陳整飭江南樞臣。不許。我請身任危疆。家臣不許。天下事尙可爲。只索待之後人耳。或曰黃冠歸故鄉。今亦可。

然否公笑曰。文山之言。雖爾。文山之事。若何。抵暮。孝廉別公去。遂投環。移刻乃逝。顏色凜凜。白髯戟張。三日含。瞑如生時。傳賊將甘心殉節者。左右錯愕。無所出。倪公元璐。六日始殮。許公直昇尸。驗視得殮。施公邦曜。賴江右曾明經子。聿得殮。李公邦華。旣殮。懼不敢蓋棺。惟孝廉曾公遺命。卽日棺殮。卒亦無患。賊旣入京。八門齊啟。惟西直門。堅塞不能開。二十日。猶聞砲攻。二十一日。始得寂然。卒從平子德勝門而入。西直尚無恙。後大清師至燕。于五月初七。遣城西御

史某發掘西直門。然後盡開。其有功城守若此。當癸未冬甲申春間。有撤甯遠守關門之議。督臣王永吉。樞臣張縉彥鎮臣吳三桂倡之。天子下其議。惟公言撤之便。一時廷論羣議之。輔臣陳演魏藻德尤與公左。次輔方岳貢貽書南司馬史可法。深咎公守關之議。事竟寢。又嘗于壬午冬。陳整飭江南根本重地。爲京師應援。請假南司馬以權節制。諸帥亦爲羣論所格。云南都贈公兵部右侍郎。謚忠節。祀旌忠祠。初城陷。訛言先帝匿前門外。從者多勸公削髮南遜。圖

事報國公語之曰。我身居諫垣。言不足動主目擊時危。每欲牽御衣哭陳其詳。自觸而死。以尸爲諫。况國破日乎。

論曰。燕京之難殉者數人。然死則死耳。于國事未有濟也。惟公則不然。使棄甯遠從吳帥之說行。上則爲奉天之李晟。次則爲汴都之神師。道無難也。何至封豕長蛇。憑陵無忌。覆我宗社。賊我君父哉。卽不然。人盡堅守如公。賊頓兵城下。援師漸集。有鳥奔獸潰耳。况得早從公。南司馬節制諸帥之議。

威柄既肅，勤王義旅，可一呼集乎。然則世徒以殉節，日公豈爲知公者哉。

周鳳翔

周鳳翔字儀伯，號巢軒，浙江紹興山陰人。父名思觀。曾封肝救親，以孝著。公生而有異徵，聰穎絕世。識者以大器期之。天啟甲子鄉試第三名，崇禎戊辰成進士。選庶吉士，詞林故清暑，史臣第雍容以文墨相高。言涉時事，輒引代庖爲解。公獨講求世務人才，相與籍記之。戶外屢常滿，每抵掌談天下事，不爲首鼠兩。

端橐筆三期聲稱日出庚午晉編修丙子典江西試
丁丑充經筵講官既入侍金華退而歎曰明主孳孳
向學遜志時敏而講臣不竭忠恣智以弛宸聽非忠
也中夜拊膺冀有啟渥未幾陞南司業雍政久弛師
生倚席不講公釐飭甚詳已而陞左中允轉左諭德
時國家多事公感上恩每一召對掀髯昌言其意琅
然同列悚聽嘗陳吏速化則治不成民重征則盜不
息每有披陳上爲傾聽癸未分校禮闈如沈公胤黃
公淳耀名流皆出其門每接見輒以大義相勉甲申

三月都城陷賊令各官報名時公猶未知先帝存歿
欲趨朝蹤跡之比入陛見光景大異同朝諸臣有憂
怖不敢出聲者有相聚偶語者有面無人色者有揚
揚得意自詫與朝佐命者有侈口誦賊功德者公不
覺掩面痛哭失聲亟趨歸寓所謂吳公甘來曰臣子
義在必死然必得一視大行梓宮縞素慟哭乃無憾
吳然之二十一聞梓宮暴露東華門外赴哭慟絕卽
投金水橋下水淺不死歸寓作書貽父母曰國君死
社稷臣子無不死君父之理男今日幸不虧辱此身

貽兩大人。蓋吾事畢矣。問極之恩。無以爲報。矢之求生。復賦絕命詩一首。有碧血九原。依聖主。白頭二老。哭忠魂之句。家蓋具慶也。哀哉。向闕再拜。自經。二妻從之俱死。公爲人明達魁岸。學問博洽。嘗論史曰。三代而後。漢與外戚共天下。唐與女后宦官共天下。魏晉以下。與膏粱子弟共天下。宋與奸臣共天下。元與族類共天下。我國朝皆無之。可謂盛矣。但邊防海運最爲今日急務。又論學曰。大凡論學不可立黨。立黨則必爭。奚能見道。昔者朱陸之辨。虛心求是也。今日

之辨朱陸私心求勝也言愈多而道已晦持論蹙蹙聽者忘倦知其臨難殉節非由氣激者矣乙酉贈公禮部左侍郎謚文節

論曰公死視倪馬諸公益獨後云然當先帝龍馭上賓倉皇無知其事者皆以爲南幸金陵如明皇奔蜀故事公不卽死猶庶幾伺間竄逸得執羈間以從靈武之駕也然公亦幸以是刻死耳否則刀鋸在前桁楊在後無論辱身屈膝者昧心蒙面卽刑侈以死不得從諸君子後矣公亦慷慨蹈義者

哉。公之子周忠玉。

汪偉

簡討汪偉字叔度。號源長。徽州休甯人。其先徙應天。爲上元人。少英俊。崇禎戊辰登進士。授知慈谿縣。縣故巖邑。公以廉平清淨治之。政聲大著。時烈皇帝念邦家多難。木天片席。當預儲敷歷。中外安攘。文武之才。爲異日綸扉揆席地。乃詔擇縣令司理。治行卓絕。者試其甲乙。入值金華。公名在高等。補翰林院簡討。時人有登仙之羨。公獨思仰報天子。拔擢與爲國掄。

才破格用人至意益摩厲洗濯留心經濟尋充東宮講官每得四方警報輒撫膺流涕壬午流寇破荆襄南都日虞震隣公上憂宗社下念桑梓土江防綢繆疏大畧謂留都城週百二十里無守城之法止有守江之法賊自北而來則淮爲之防賊自上而下則九江爲之防故禦淮卽以禦江而守九江卽以守金陵今淮上有督撫史可法屹然長淮保障矣九江一部當江漢之衝嘗以地形考之武昌藩蔽九江九江藩蔽太平太平藩蔽金陵宜有重臣駐節武昌九江則

設立督撫而太平采石命南京兵部侍郎一員。建牙于此。作聲援而鞏塹壘。武操臣宜駐師新江口。支操臣宜往來巡練江北浦口。江面頗狹。一葦可航。制亦宜如采石。以兵部侍郎分守。城中之守。雖有軍士。粗具名目。難恃無恐。大司馬多爲參贊。於百姓尊而不親。所應亟補府尹。府丞之官。重其權。久其任。以懾百萬士民之心。如御史詹爾。選葉樹馨。郭維經。成勇。巡撫袁繼咸。方孔昭。清貞。端亮。皆不二心之臣。應擢膺貳。以備江王督撫之選。或酌資俸。以備府尹。府丞之

用必能實心任事。漸有成功。疏入報聞。癸未分較會。試得顧成建本房。甲申間賊漸近都城。遺書友人曰。京師單弱。不惟不能戰。亦不能守。一死外無他計也。及賊犯闕。累日不食。謂繼妻耿氏曰。死吾決矣。耿氏曰。苟事不測。請從君死。城陷出問。乘輿所在。繞宮門者三。則宮人皆逃出矣。遂趨與給事甘來所約同殉。雖還寓手書遺子孝廉觀。生日。嗚呼。我生不辰。丁此國難。講讀方官。既無事權。可爲一得之長。亦不見用。惟有一死以自靖而已。繼室耿氏。少年節烈。矢志不

移。乃于城陷之日。恬然從我而死。使萬世之後。知我朝。復有趙昂發也。吾兒讀聖賢書。須以忠孝自勉。勿辱先人。老母不能終養。幼子習生。年甫四歲。不能撫之成人。皆吾兒事也。柩不得還。以吾夫婦衣冠。招魂葬之。華山張家崗。俾魂魄常得依吾父母也。凡我親友。俱爲致聲。天下事有可爲。不可失忠孝念頭也。書畢。與妻呼酒。命酌。大書前人語于壁。曰。志不可屈身。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因具袍笏。北向拜闕。南向拜母。乃爲兩纓。于梁間。公以便就右。耿氏就左。既

皆繼。耿氏復揮曰。止止。我輩雖在顛沛。夫婦之序。不可失也。復解纜。正左右序而死。人比之結纓易。贊云。時長子觀生。壬午舉人。晉生耿氏出。耿氏年僅二十。三以晉生托其弟耿元吉。匿之長班家。後得歸南都。贈公詹事府少詹事。諡文烈。耿氏贈恭人。並祀旌忠祠。蓋烈皇帝朝特簡推知入翰林死節者。惟公一人。而孟進士章明。顧錢塘咸建。劉南昌曙三人。又皆以公門人死節。子觀生清修潔操。能繼父風。

論曰。唐宋取士。首重制科。苟不登是選。雖方州將

相不稱榮遇。明庶常之拔。與之相類。但制科妙簡。于歷任之後。故文學政事。蓋有兼隆。庶常則釋褐受職。石渠天祿。未免徒以雕龍繡虎之業。相目三百年曠制。至先帝始復。公實膺其選。可不謂殊恩乎。及銅駝荆棘。館僚自外入者。爭匍伏屈膝不服。非公仗義死節。幾何不笑先帝。此典爲多事哉。典以一人重信夫。

公嘗書邸壁云。看世不破。爲世所弄。公之取義。真能超脫生死者乎。野乘載長子名觀。而啟禎錄則

月... 卷之二十一
云觀生疑觀爲是姑存之以俟攷

吳甘來

戶利給事中吳甘來字和受一字節之號葦庵江西
瑞州新昌人少就塾卽能盡識雲臺二十八將姓氏
長益博綜羣書議論証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家諸子
若數家珍弱冠舉于鄉崇禎戊辰成進士與汪公偉
同出香山何公吾弼門初授中書壬申擢入刑科居
歲餘封事凡數十上悉關國事君德人材民命之大
意有不可輒力諍雖權貴人不避輦下嘖嘖稱真諫

議時大司農畢自嚴註誤下詔獄。道路咸不平。然當事輒無敢出一言爲訟寃者。公首昌言。天朝日漢臣。賈誼有云。簾遠地則堂高。簾近地則堂卑。三公之貴。天子已改容禮之。不宜復加縲紲。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豫遠不敬也。又谷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大馬有勞于人。尙加唯蓋之賜。况國之功臣哉。今畢公于六卿首膺宮銜。又尚握計務。籌畫儲精。已閱六載。比之律例。應在議貴。議勤。力爲申教。語大敢切。未幾讀禮歸。越三年復補前職。已卯典閣試。

入闈焚香願天願得一二奇才。如文成忠肅者。爲國
家股肱。心膂。聿奏春平。比榜發得士彬彬稱盛。如何
公家駒陳公亨。俱名簡。後蒞吳。著政聲。云未幾請告。
癸未起兵科。左旋掌戶科。時中外多故。荆襄數郡。賊
未至而撫道諸臣。寧稱讓藩以去。公撫膺痛哭曰。是
借題遜遁也。盡若此。則皇上之城社人民。誰得禦者。
因抗章謂天子。衆建親親。將使藩屏帝室。猝有緩急。
捐私倡義。爲朝廷守。諱曰。宗子維城。此之謂也。今風
鶴幾傳。一朝委去。上之不能設奇振旅。圖鐵播之功。

次之不能仗劍登陣。効死守之義。先去以爲民望。而諸臣猶僥僥擁衛。自功修練。儲備。明旨謂。今天潢繡錯所在。要區若悉。借護藩爲掩罪地。將維城爲可留。可去之人。卽名都亦可守。可去之土。將來功罪不著。賞罰不明。莫此爲甚。惟陛下留意。疏入。上覽而嗟。嘆然亦無如何也。未幾。分較禮闈人。或爲公得士賀。而公蒿目時艱。不以桃李盈門。故色喜也。甲申春。逆寇逼京。公顧其弟泰來曰。叨爲侍從。義不可辱。成仁取義。願交勉之。泰來不能從。及城陷。聞帝凶問。公獨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二十一
沐浴衣冠自殺南都贈公太常寺卿錄一子予祭葬。
謚忠節。祀旌忠祠。

公與周鳳翔連寓賊薄京師。兄禮部員外泰來至寓。
執公手泣曰。事勢至此奈何。公曰。有死無二義也。家
人進飲食。卻之。有勸潛遁者。公曰。今不能調兵殺賊。
顧欲苟全求活耶。遂作詩以後事囑其兄弟。簡几上
有跡草。在曰。留此恐彰君過。取火焚之。兄子家儀奔
至。公相與慟曰。我不死無以見志。汝父死無以終養。
古者兄弟同難。必存其一。使皇上在。則土木袁彬。遷

國程濟皆可爲也。否則求真人于白水。起樹鄴于有。仍是我雖死猶生也。努力勉之。遂冠帶北向拜者五。南向拜者四。賊絕命詩云。到底誰貽國事憂。疾雷悄悄破城頭。君臣義命乾坤晚。狐兔干戈風雨秋。極目江山空淚灑。傷心仁義一身周。也知此日難爭討。惟取忠肝萬古留。引佩帶自縊死。史畧編年所載俱同。敬禎錄云。公語弟泰來曰。吾兄弟受國恩義不可辱云云。雉經而卒。余覽甲申春任籍時六垣計數十人。惟公一人死節。餘或逃或遭刑辱。或汙僞命。視公賢。

不肖何如也。語曰：主辱臣死，未聞主死而臣猶可以生者。況于反面事賊，恬不知恥，綱常名教，至申酉之際，掃地盡矣。哀哉。

論曰：死固不易哉。吳公兄弟均受國恩，使城陷俱烈烈死，豈不與孟忠貞父子並傳。然卒不能顯，士亦各行其志耳。

諸書俱載。縊獨野乘載自殺。亦來同胞也。後降賊，野乘與啟禎錄俱云：公之弟而編年則云公之兄。俱錄之以俟攷。

王章

王章字漢臣。號芳洲。南直武進人。幼食貧。性至孝。塋父。至手自封樹。嘗夢昭烈帝與揖。且告之曰。公忠孝人也。異時當不徒以功名終。天啟辛酉。領鄉薦。崇禎戊辰。成進士。榜前數日。公所居里。潮輒至者三。若盤旋狀。居民咄咄稱異事。庚午。令諸暨。不半載。頌神君。適寇弄兵東海。鄞當其衝。缺善吏。臺使者以公才爲請于朝。將調鄞。暨民間之呼號奔走。願借寇君而鄞命且下。鄞人來迎者。暨爭逐之。公不獲已。密津鄞人。

而正告暨曰。若等父事予。而予視若等猶子也。何言去去。亦何忍亟。雖然。其若鄞。命何居有頭。卒去暨如鄞。暨之民德公常山之岷。肖像祠焉。鄞故剡土。廣袤四百十八里。視暨號難治。公自下車。迄底績。凡八年。俗喁喁向風。蓋公治鄞。一如治暨。而鄞人之德公亦無異于暨人之德公也。最聞稍遷工部主事。考選授陝西道御史。巡甘肅。蓋特恩也。公入關。貪墨望風解。緩由嘉峪抵天山。悉單騎躬行。撫賞番人。畏威懷德。至焚香獻酪。以去。而河旱。率屬步禱。不雨。爲文檄神。

廟檄焚。雨如注。下人呼爲御史。兩故例。邊屬較士。率用按監。自隴以西。二十五庠。報雋者。科一二人。或盡檄。不得一士。自公鑒衡。而卯門捷者。六人。凡巡未竣。而封事數十上。悉關軍國大計。至劾內臣殺良冒功。糾甘撫剝民侵餉。罪潘差擾驛。陷良。尤侃侃不避權貴。庚辰。讀禮歸。服闋。補河南道。甲申。賊勢孔亟。因陳保江南策。謂沿江上下。轄諸險隘。宜如邊制。聯絡堡墩。州邑巨室。有聞警潛移者。法無赦。仍沒其貲。充餉。又上奠畿輔策。謂遣四夷以分敵勢。撤邊兵以壯神

京調降丁以搗賊巢。因薦惠世楊可大任。惜不果用。都御史李邦華謂公負文武畧。題授巡視京營。時二月六日也。既受事。有南下者。索家信。公書數字云。全晉既殘。關門告急。臣子不復問身家矣。皇上真如堯舜。而下絕無應手之人。奈何。無他及語。二十六日真保破。京師震驚。調營五萬軍城外。襄城伯帥之。而公督在城兵。計堞分守。衣不解帶。目不交睫者凡十五晝夜。三月十八日賊攻彰義門。公督將士堅壁以守。矢集如雨。弗卻也。賊破入守平則門。向明諱上崩。軍

無固志。公猶手擊二礮，傷賊少，沮頤之。城陷，公語同事科臣光時亨曰：「事至此，惟有一死。」時亨曰：「如是死，委同士卒死奚異？莫若入朝覲帝，行在不獲則死死得所也。」公許諾。時亨遽易服，將強公。公曰：「否，否。子之造朝者，恐同士卒受草莽期，烈烈死也。若去爾冠易爾服，官不官，卒不卒，奈何？」無易便行，數武賊騎掩至，叱下馬。時亨遽離鞍，韉前立，且請降。賊持刃問公曰：「降否？」公叱之曰：「不降。」賊以刃碎公膝，墜馬。公坐地大罵賊，怒手刃公棄走。或謂即牛金星也。公僕某

素公急望見公怒目張口一手據地坐以爲猶生也
亟呼不應遇害矣。一力士負公抵寓與之金返詢姓
名不答辭夫賊令死忠者寓毋兵兵者斬賊回多秦
人過者輒曰此故京宮御史居停也曾巡甘肅有惠
政羅拜乃去。夫人姜氏聞變慟絕乙酉贈公大理寺
卿諡忠烈。予祭葬南都浙江昆陵三處建祠。蔭子之
柯錦衣世襲而尤時亨卒以降賊棄市公次子之棻
字瞻卿人閩爲兵部職方司主事請終喪許之因寓
義烏浙東除被摘不屈以死蓋常州言父子死節者

稱王氏

論曰余聞王公恂恂長者雖擢魏科居要職未嘗以權勢炫耀鄉里及遇變慷慨顧叱囚徒精貫白日又何草草也。使公早從時亨言易服趨朝。可幸不死。不免于辱身踐行。乃時亨者不死長安。而終死金陵西市。王公廟祀易名時也。人亦何可不爲忠烈哉。

贈公一律

大厦難憑一木支。靡他自許獨登陴。鼓沉夕照旌

逾勁旄落晨星志不移。血濺山陵酬祖德。魂依官
樹蒼君知生來佩盡九熊敦。白刃鋒頭鍊孝思。

附記現形

公之故廬在郡城。自父子殉節後。無人居守。有郡
人吳閻者。字孟岩。大清朝進士。適因小恙。欲借
其室靜息。遂肩輿而入。忽見公紗幘紅袍。自屏後
趨出。端坐廳中。吳閻大駭。卽返疾甚。未幾卒。然則
公之忠靈亦顯赫矣哉。

陳良謨

陳良謨原名天工字士亮號實日。鄞縣人。崇禎辛未
進士。改今名。父某沒官雲南。以貧故不能歸。後得
第。謁選求授大理府司理。乃奔喪歸。癸酉分考鄉闈。
舉卓異。入爲四川道御史。己卯巡按四川。屬吏憚之。
不敢爲非。甲申正月。夢拜文文山于堂下。文山揖之。
起曰。公與予先後。人品相同。何下拜。三月十七城陷。
大書二十字于桌曰。國運遭陽九。君王遘難時。人臣
當殉節。忠孝兩無虧。仆地昏暈者數四。自是水漿不
入口。其族姪勸無死。曰。吾志非一日矣。時有執友季

芳恭在旁。公曰。吾爲國死。義不顧家。止此先君。奄窆老母。侍養嗣繼。未定。須一言。言不足悉。因賦詩。云中。天懸日月。四海所卑。照倏爾陰霧。昏日月失常道。仰觀我明明。薄蝕一時變。書至此。忽感風襲。牖日異哉。此風隨續云。電風自南來。光復天心見。大夫百執事。其誰忘明君。媿予沉疴久。床策淹數旬。背城孰盡瘁。巷戰杳無聲。如何社稷靈。惜爾順民形。載舟亦覆舟。古今同一轍。順民卽逆民。叅觀非一日。蒼蒼不可問。亡國我何存。誓守不二心。一死報君恩。未題云。爲子。

爲臣不能兩全。慷慨從容同歸一死。大明監察御史
陳良謨書于賊陷北京之日。遂付季收。未幾聞帝崩。
大勳曰。吾所以隱忍至此者。爲帝在也。今已矣。吾死
晚矣。諸僕羅泣不從。痛飲肩戶。爲纒于梁。欲自縊。有
妾時氏。京師人。年十七。甫娶。百有三日。端服靚粧。候
公同盡。公謂曰。吾年逾五十。無子。汝今有娠。倘生男
以延陳氏血食。汝必勉之。欲遣人送之母家。時氏曰。
主人死。妾將誰依。臣死。君妾死。主分也。與其爲賊辱。
不如無子。請先死。以絕君念。遂入投纒。公別作一纒。

與之同盡。諸僕從窓隙泣窺之。公土立掛藍帕噴血滿地。時氏以紅絲帶縊于甕破臆踰入。公氣未絕戒勿動。時氏彼腕力軟不能卽逝。我繫之幸盡。汝爲我高其懸。汝送我終猶吾子也。諸僕泣曰。主人此去定爲正神公。曰然。吾當佑汝。遂絕。南都贈太僕寺少卿諡恭愍。時氏贈孺人同祀旌忠祠。

論曰。恭愍之死較他人更難。上有老親下無血嗣而又寵愛在旁。毫不繫戀。真大解脫人。至時孺人韶顏穉齒。玉節霜標。茲二人者可謂飛越愛河游

行劔樹。同上天宮者也。豈徒血性決烈也哉。

陳純德

御史陳純德。字靜生。號澹元。湖廣永州零陵人。崇禎十三年。庚辰進士。是榜二甲進士。俱蒙恩召對。稱旨。卽除翰林科道等職。公以奏對詳明。授福建道御史。癸未。督學順天。方抵任。以遵化警不能前。遂回京。賊入京。公自經死。其同進士召對者。特旨除翰林五人。科道各五人。共十五人死者。惟公一人。南京贈太僕寺少卿。諡恭節。祀旌忠祠。

是年死節。三御史二陳公。與王忠烈公是也。

編年云。公時提督北直學校。行部方至易水。試士猶未竟。聞都城賊警。卽戎裝入都。不數日而城陷。遂自縊。

忠逆史云。各單多注死難。而國難錄註二夾。留用非也。或者被執不屈。而以刑死。故註刑辱諸臣內。然諸書俱稱殉難文臣二十一人。而公咸列其中。且南都明有諡典。及賜祀旌忠祠。則公之自縊。斷非無徵可知也。他說概可廢矣。

申佳允

申佳允。字弁眉。號素園。永年人。天啟辛酉舉人。崇禎辛未進士。出文太史之門。授儀封知縣。三載調繁杞。縣賊掃地。王率萬人攻杞。公登陴固守。手劍斬一人。乃退築甌城。以清廉第一稱。擢吏部文選司主事。獎人才。絕奔競。屢上封事。銓政肅然。轉考功員外郎。會公之師文肅與韓城有隙。中以微法并及公。降南京國子監博士。陞太僕寺寺丞。甲申二月。以牧事出巡近郊。聞賊薄居庸。分兵自常山入。畿南郡縣望風

奔潰。朝臣多藉事引去。左右咸勸公曰：京師且危，既在外，可無與。公慨然流涕曰：我固知京師當不支。其如皇上何。乃星馳入都。時三月十二事也。知大事已去，以書貽子涵光曰：行己曰義順，數曰命義不可背。命不可違，在朝在野無二道也。天下事壞于貪生畏死，死于疾，死于利，死于刑戮，死于房幃鬪爭，均死也。數者甯死不惜，遇君父大節，縮手垂涕，百計求免，此真不善用死矣。吾受國恩，誓以死報。是時其母太安人年近七十，迎養京邸，左右以此爲解，曰：吾業以身

許國勢難兩全十八聚賓客爲幼子煜行冠禮曰此
宋尹衡州所謂冠帶見先人于地下也因以生平所
著詩文付之曰吾作官無長物半生精力盡此矣十
九城破左右請易服匿他所公曰吾來此何爲者入
而避何如避而不入已聞宮中變仰天呼聖明者三
視兩僕固守不去給之曰往吾拜客時擇有善地可
隨行至王恭厰有井泓然兩僕知其意急挽之斷袖
躍入兩僕號呼垂縷救之公在下呼曰汝等歸慰太
安人君亡與亡有子作忠臣莫過慟也時年四十有

二未幾賊從關東潰回欲肆焚戮幼子煜挾太安人
奪門出童僕皆從有傭書徐起鳳者從公已十年矣
號泣請留曰我等俱去柩誰與守賊果焚民居及寓
徐跪曰吾主以忠死願弗焚賊怒雖之徐叩請愈哀
賊感動卒不焚及大兵至逐居民外徙徐懼徧求其
同里得鑄工朱攀桂等二十餘人昇棺天甯寺故得
全徐之力也南都詔贈太僕寺少卿諡節愍祀旌忠
祠子涵光高才峻昂與弟煜並以詩文名世

公一字孔嘉號淵源疏請公卹首爲白侍御公抱

一亦獨行君子云他本有數公縊者

論曰往余遊白門時素園先生方左遷國博枉顧旅邸歡相得也稔知其少孤事太安人孝爲孝廉時有和九草今慷慨赴難視死如歸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信夫吾見神京淪陷若作宦者肯遜出都門便再高蹈若公反從外人與城存亡素志已定非若臨事無可如何只得一死者比也特大君局年何不先護送出京免其驚痛意愛日之誠殆有須臾不忍離膝下者乎

許直

許直字若魯揚州如臯人崇禎甲戌進士初令義烏
戊寅丁內艱服闋補惠來縣壬午分校鄉闈行取吏
部驗封司主事癸未調文選尋陞考功司員外郎公
性端介自爲令時砥操若冰雪至是益繳塵不染尤
加意善類多方甄引甲申三月賊逼京城公約同官
出金饗士爲死守計及城破賊令報名公日身可殺
志不可奪堅不往時傳上從齊化門出客羊君輔勸
曰天幸公直扈蹕偕行其圖光復公唯之旣而

出門一望日當此四面干戈駕將焉往國亂不匡君
危無濟惟有一死而已比聞帝崩羊主從旁慰勸以
視老子幼公日有兄在吾無憂也今日不死復何面
目趨庭耶是夜爲書報其父日罔極至恩無可報萬
一惟忠孝大節不敢有虧以辱吾父次及葬母教子
無他語旋整冠北面拜已復南面拜賦詩六章云率
土皆臣自聖明狂氛何事敢縱橫驅馳安得赴桓力
一斬元凶盡洗兵貫盈臣罪豈容誅屠戮腥間駭毒
痛罄竹南山書不盡任將寸磔有餘辜君國深仇慘

古今么麼逆豎偏相侵微軀自恨無兵柄殺賊惟奴
報主心在天靈爽念高皇開闢當年垂裕長願侍昔
皇過謁帝祈哀仍使國威揚一死酬君見血誠滿腔
忠憤痛難平大仇未復身先殞漫化階鷓灑淚盈擲
筆翻然辭世行老親幼子隔幽明丹心未雪生前恨
青簡空留死後聲書畢命僕入內室取麻練令作纒
僕手顛公斥之出遂自經越旦啟扉公一手持練尾
一手上握神氣如生客爲稱貸以殮之蓋公秉鉞致
時庭空若水死之日案間惟留圖書數卷無長物也

乙酉贈太僕寺卿諡忠節祀旌忠廟

論曰岳武穆言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則天下
太平予謂惜死之心正由于愛錢耳世豈有賄賂
盈庭苞苴塞路日坐銅山金穴中牙籌握筭而能
于刀鋸鼎鑊時懸岷撒手者乎然則公之抗節不
待過難時也于其爲令秉銓一塵不染知之矣

許德溥 附記

忠節歿後三年復有布衣許德溥者死于揚州德溥
字元博公之族子與父之卿皆布衣德溥意氣不倫

善談節義聞烈皇帝崩大哭揚州陷又哭每獨坐輒
哭食必置一崇禎錢几上祭而後食一日讀采岳鄂
王傳見有盡忠報國四字刺入膚裏心慕之乃手
持針刺胸曰不媿本朝又刺其兩脅曰生爲明臣死
爲明鬼久之頗聞干人有告之者執見縣令不跪見
巡江御史亦不跪命捕其父乃跪曰吾爲父屈耳御
史感之乃免父第以德溥聞殺之臨刑不跪向西北
泣曰吾今日得見先帝吾心畢矣德溥生時每錄忠
節公絕命詩子扇頭讀之泣數行下後讀且泣以爲

常

成德

兵部郎中成德字元修號元升順天懷柔籍山西靈州人少有大志以忠孝自負爲隋生時瑤焰熾嘗讀文文肅公擊奸疏輒斫几狂叫心儀而足躡之崇禎辛未成進王原名張成德奉旨復姓初令岷陽有廉能聲公爲姚文毅所取士又善文文肅烏程素不快公兗州守嘗以派餉屬邑有所私公與力爭守亦恨公會巡方御史守之同鄉又烏程私人遂劾公被逮

復抗疏論列烏程罪狀直聲震天下受杖者三下即
獄懸贖六千七百有奇謫戍榆陽而公之家寓居順
義時戎馬內侵破其城公家人皆避入地窖父文桂
曰豈有男女并入一窟中乎終不以顛沛違禮賊至
遇害及賊去窖中知公父死于是公妹及妾蕭氏童
氏皆縊死後十日公出獄至家一慟甫畢旋赴戍所
而公妻劉氏及公女終以追贖道死于家公在戍籍
七年癸未冬赦還補如臯令賊請輸家助國兼陳有
司培克之爲民害甚有賣王監以充私橐徵站銀以

禮部尚書言大剗切尋陞兵部武庫司主事轉車駕
司員外郎痛心時事以幼子夢來託同門友王重普
以身殉既受事益寃心戎畧爲國家桑土計願陰而
旣臨禍終無及公見年來封疆多變人家隱忍苟活
憤發于中有養節義明廉耻一疏上爲之動容甲申
三月逆閹入都公卽致書同年馬文忠相約死難曰
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我等不能匡救貽禍至此惟有
一死以報國耳年翁忠孝夙稟諒有同心也又云陳
慨仗節易從容就義難吾輩將爲其難者乎抑爲其

易者乎弟幸老母舍妹俱在此老母爭欲先引決弟
止之以慷慨從容二義爲告弟志在爲其難懼變起
倉卒我輩無以自明故復以二義相商也及聞帝崩
梓宮暴露東華門下公往以鴆酒哭奠賊怒露刃脅
視之不爲動號慟觸皆幾死歸寓跪母張氏前慟哭
母曰我知之矣入室自縊死未嫁之妹及妾俱自縊
一子六歲撲殺之然後自殺南都贈公大理寺卿諡
忠毅祀旌忠祠母贈淑人

啟禎錄載公歸寓自縊野乘則云哭奠梓宮前大

呼皇上數四叩首觸階而死所載異辭傳載寄幼
子于王重此未破城時也而編年則云撲殺幼子
不知是一是二

臣子之于君父非可以報施言也然而知此義者
鮮矣若公之正氣直節而受杖荷戈家喪亡而身
垂死久乃得補郎署國家之于公亦已微矣卒乃
臨難捐軀盡室隕命嗚呼難哉豈非天性忠義九
死不移者歟

論曰一夫抗節古猶稱之早觀成民中間後先赴

死如飴無復兒女子流連狀其巾幗而積眉者哉
乃若公之始爲循吏繼爲拂士終爲忠臣爲良友
斯固義炳丹青名垂竹帛前史以爲美談後來仰
其徽烈者也然非是父鮮舉是子孰謂離原無恨
而芝草無根也哉

野乘云公妻劉氏并女以微職困死編年云母繼
死妻張氏亦死是前妻劉死于順義而後妻張死
于燕都者也前兩妾一妹死于順義而後一妾一
妹亦死于燕都蓋公家後先遺難父母與妹及妻

妾子女併公死者一門共十有二人嗚呼非烈士夫其能如是乎

金 鉉

金鉉字伯玉號在六南直武進人北京留守衛籍幼穎異博古能文年十八舉天啟丁卯順天鄉試第一崇禎戊辰進士釋褐後歸娶授揚州府學教授日進諸生闡明濂洛之學燕居言行俱有規格一時英碩多從之遊北于胡安定之門尋歷國子監博士庚午陞工部主事督理軍器躬自察飭然慎有加嘗是時

上方銳意綜核內臣張彝憲奉敕總理戶工兩部錢糧且建立公署通國其駭公特建言請罷蓋唯恐以此開交結之漸決廉耻之維非止爲糜費無益計也疏入不報未幾彝憲移檄內開兩部司屬謁見合照部堂體制等語公憤然曰不幸而前言驗矣又疏糾彝憲抗顏昧心妄自尊大以皇上迺簡之臣子而令其齧折僂僕將置自有之堂屬別行誣妄之儀去不身之公庭強抑刑餘之下臣委質聖朝自矢無玷生殺予奪惟君父命決不敢徇彝憲之庭致備交結

之條奉旨切責亡何分稅杭州未任。隨移疾歸。甫匝月。彗憲以驗放火藥。衆題奪職。一時正人君子爲上書白寃者。如禮部周公鑣。刑部曹公荃。并坐降譴。公從此絕意仕進。鍵戶讀書。究心物理性命之學。環堵蕭然。不蔽風雨。而躬爨以養父母。課諸弟。抵掌今古。怡然甚樂。客有說及輦上貴人者。卽掩耳障面避之。與劉文正理。順陳儀部。龍正友善。儀部稱公學行古人所難。辛巳丁外艱。甲申服闋。二月起補兵部車駕司主事。巡視皇城。甫二十餘日。而寇犯宮闕矣。三月

十九早間上變。公裂舐罵賊。裏易麻素表。加冠袍束
牙牌。趨信地。入皇城門。有內官同守城者。突潰而出。
公大聲力挽之。不顧去。公趨大內。見諸宮人狂奔。逸
出。公在御河側。解牙牌付家人。四拜曰。送太夫人。餘
無所言。投入御河。長班急挽之。公怒。以手捶長班。復
躍入而死。母章氏。妾王氏。弟綜。俱赴井死。是時賊據
大內。人不得入。踰月賊去。見冠袍浮水上。捧公首。無
可識。認家人以網環驗。實持歸。甕以木身。成殮。禮南
都。贈公太僕寺卿。諡忠節。祀旌忠祠。

編年云賊攻城急公跪母章氏前曰兒世受國恩職任車駕城破義在必死得一僻地可以蔽母幸速去母曰爾受國恩我獨不受國恩乎事急廡下井是吾死所公慟哭卽辭母往視事丁未歸至御河橋聞城陷望寓再拜卽投入御河從人極救公嚼其臂急赴深處時河淺倪首泥滿死之家人報至母章氏年八十亦投井死妾王氏亦隨死其弟諸生綜哭曰母死我必從死然母未歸土未敢死也遂棺殮其母旣葬亦投井死

樞曹一席職係封疆或寬或降不可數計獨公與成忠毅不屈以死豈非其平日卓自豎立不苟阿私猝遇非常激昂蹈義哉故曰爭細娛者不可與圖遠利怯小害者不足與蹈重危如公者前以擊三後以死賊嗚呼烈矣

贊諸忠臣詩

其負凌烟萬丈才諸君懷抱未曾開請纓欲繼終軍志沉水空遭屈子悲唾賊聲聲皆是血酬君念念盡成哀九泉莫歎遙穹隔燦燦光芒入夜臺

春殘夜靜殞文星
赴焰投崖萬古名
不羨絳帷多弟子
常因銅柱識先生
家藏遺史傳當代
國有忠臣續正聲
更喜閩人先殉難
雙陵浩氣繞銘旌

上帝深宮閉九閭
晚江斜日塞天昏
英才盡作龍蛇蟄
遍地都成虎豹林
纔許誓心安玉壘
已傷殞首同金門
賢豪雖沒精靈在
地追難招自古魂

塞空此夜落文星
星落文留萬古名
已覺地靈因鼎降
直疑天意棄蒼生
魂歸絕地爲才鬼
國有遺編續正聲
惆悵月中千歲鶴
夜來猶爲暝華亭

西蜀吳子論

夫人臣委身事主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君存與存君
亡與亡此乾坤大義非可以官之大小并在朝在差
在籍南北作分別觀也但古今忠義原有二種死者
爲經亦有采薇行歌遯跡方外以終其身或放浪形
骸不書年號但書甲子或以鐵如意勸哭招魂君子
未嘗不哀之我朝革除之難方鐵諸公死爲最烈如
葛衣翁河西備補鍋匠雪庵和尚并題詩峨眉亭皆
得以其孤芳至性動後人之憑弔嗷歎于殘簡斷編

中我國家不幸罹此凶毒宗廟震驚至尊以身死社稷臣子殉難者僅北都二十餘人而在差籍諸大臣受國深恩者曾無一人奮決嗟夫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而得以地之遠近言哉靖難詔至有教授同諸生十二人曰此明倫堂三字何爲者相抱而哭俱觸柱死東湖樵夫聞詔亦赴水死嗟夫伊何人歟伊何人歟君子不能不三勸云

予按甲申北都文臣死難而得贈諡者自范文貞公以下至金忠節公凡二十一人二十一人內惟

浙江最盛獨擅其六其次南北兩都各得四人山西江西各二人至河南湖廣福建各一人而已甚矣殉節之難也他如山東陝西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七省則缺焉未聞亦足羞矣噫嘻斯豈文皇殺戮忠良之過歟

明季北畧卷之二十一 下

錫山計六奇用竇編輯

殉難勲戚

李國楨傳

按此傳未確當考

李國楨號兆瑞豐城人襲襄城伯短小犀利有口才數上書言兵事又自請于京營外選鍊衛所官舍上甚喜及商議俸糧增給不貲歲費二十餘萬又請內庫兵仗銃藥甚多而乞上御書營額上爲親書共武堂賜之未幾代恭順侯吳惟英總督京營戎政都督

加太子太保賊寇京師公奉旨守城百計縋繆三月十六公匹馬入殿汗雨沾衣內侍以非時止之公曰此時君臣多見一刻亦一刻事諸臣惶懼問故曰守城軍皆疲傲不用命鞭一人起則一人復卧奈何上召入命內侍俱上城十九城破二十一李自成昇帝后梓宮于東華門外設廠百官過者莫進視公踉蹌奔赴跪梓宮前大哭賊執公見自成復大哭以頭觸堦血流被面賊衆持之自成以好語勸公使降公曰有三事爾從我卽降一祖宗陵寢不可發掘一須葬

帝以天子禮一太子二王不可害宜待以祀宋之禮再四哀切自成諾之扶出先是以柳棺殮帝后因公言易梓宮尋爲帝后發喪以天子禮藁葬于田貴妃陵園惟公一人斬衰徒步往塋至陵襄事畢慟哭作詩數章遂于帝后寢前自縊死南京贈太子太師進侯諡貞武

一云葬畢卽自殺一云城陷之日賊執國禎至初時捍然不跪賊再以危言恐之日當屠一城人國禎乃跪曰吾爲闔城求生也未數日發同諸人追

銀夾二次已聞朱純臣誅卽自縊

一云國禎掌領營兵並無實籍。上信任之一日見上曰。臣兵未嘗不強。苦無餉耳。及外城陷。奄奔告上。上曰。大營兵何在。李國禎練兵何在。對曰。安得有兵。李兵已散。惟勸皇上走耳。城陷之日。國禎就擒。追賊殘刺而死。

沈國元大事記云。先帝后殮。葬其易棺也。一言太子爭之。一言李襄城爭之。一言賊初用極菲棺。露頓東華門外道傍。諸僧無一言者。亦無一哭者。卽

默然超拜者亦僅數十人耳。次早有武官及運糧者百餘人向賊哭訴。賊始易以梓宮移頓僧人施茶廬篷內。及柩暗從德勝門出。諸僚無一送者。亦無一哭者。遂草草掩于田貴妃墳內。與諸本所說賊允百官請用帝禮及不禁人哭拜。令人押東宮出城。往送墓于長陵之斜者。又皆不同。以理推之。襄城世臣固因有哭諍自刎之義。而未必真也。儲王爲賊所忌。勢不能守喪送葬。此時人情異向。其爲默然爲草草或無誣焉。

劉文炳

劉文炳號淇筠南直海州人。北直任耶籍先帝太后姪也。太子太保晉新樂侯。賜資獨厚。父繼祖弟文耀俱官都督。賊破外城。上召文炳及駙馬鞏永回。各率家丁二十餘人。欲于崇文門突圍出。不得。乃回宮。文炳歎曰。身為戚臣。義不受辱。不可不與國同難。其女弟適李。年未三十而寡。文炳召之歸。城陷。與弟左都督文耀擇一大井。驅男女子孫及其妹十六人。盡投于內。閉門。令餘丁悉入樓。積薪縱火焚。賜宅火發。乃

躍入烈焰中同死。祖母瀛國太夫人，卽帝外祖母也。時年九十餘，亦投井死。南都贈文炳太師、恒國公。諡忠壯。弟文耀贈太保，諡忠果。一載文炳自縊。

周鏡

周鏡，號正我，蘇州人。順天大興籍。官東宮侍衛，聞賊變，母妻一門俱自盡。母卜氏卽先皇后母也。

甲乙史云：周鏡，國丈嘉定伯周奎之姪也。未知孰是。須攷之一。云三百餘口一時俱死。

翠永固

張永固字洪圖順天大興人又云順天籍山東蒲臺人爲駙馬都尉加少保賊困京欲從帝突圍出不得歸家殺其愛馬焚其弓刀鎧仗大書八字于壁曰世受國恩身不可辱時安樂公主已先一年卒停柩左堂有親生子女五人以黃繩繫于靈前柱間盡取所賜古玩書畫環繞殯宮縱火焚死然後自縊一云自刎南都贈少師諡貞獻

張慶臻

張慶臻號鳳華河南永城人晉高安伯加少師高城

陷盡散財物與親戚置酒一家聚飲積薪四圍全家
燔死南都贈太師諡忠武按公必太后兄也或曰父
攷后父名國紀初傳太后縱不得其屍既而有日先
帝將走煤山請太后自裁太后不從城陷爲闖得後
竟同去嗟乎傳言如此未可盡信聞后父爲粟監晨
起徵租見棄女于路在霜雪中不死收歸育之年十
四五姿貌絕世將欲納爲妾將入房見紅光滿室張
暈仆地如是者三意必大貴人始撫爲女後果正位
中宮崇禎末民間訛言熹廟尚有遺孤在宮又云非

喜廟所遺此必流寇偽造故傳布以搖人心者也讀
繁霜汚水之章可知千古一轍矣。母后之事不敢斤
言因附記之。

衛時春

衛時春。襲宣城伯。聞變。率妻子共赴大井。合家無一
存者。

薛濂附記

薛濂。陽武侯。夾數日。言有藏金在窖。須自發之。賊昇
往。已爲別將所踞。昇還。卽死。定西侯伏羌伯皆死。干

夾據此似應入刑辱臣內然他書有傳死難者故附記之。

彰武侯張某聞變自盡他傳有王劉二皇親未詳
石號又有傳英國公張世澤清平伯吳遵周博平
侯郭振明永宣伯王長錫安鄉伯張光燦武定侯
郭培民定遠侯鄧文明西宣侯宋裕德鎮遠侯顧
璧迹彭武伯揚崇猷新建伯王先通南和伯方履
泰永康侯徐錫登都督李國柱姑存之。

論曰勳臣之死多不可信蓋為襲爵地也况主其

事者宗伯爲吾郡之某某乎黃金有靈青史無色
矣。若劉鞏周衛張之五公者死最烈亦死最真。平
居朝士無不以科目藐勳戚卒之勳戚所爲亦有
遠勝科目者矣。

殉難臣民

周之茂

周之茂字松如湖廣麻城人。崇禎甲戌進士前戶部
郎。壬午典試雲南回陞淮安知府辭不赴下獄。踰年
有歸旋復職春間北上侯補命未下爲賊執去。命之

跪不屈遭挺擊折臂斷足而死以未補官故罕傳之
其里人言之甚確。

王鍾彥

王鍾彥。南直華亭人。天啟丁卯舉人。工部主事。三月
十九長班促令朝見。鍾彥開門入室縊死。賊棄其屍
于溝中。運糧把總陳太階親見之。松江府五學諸生
有死節公呈。

附記 范方。戶部主事。被執罵賊不屈。歿死。

于騰蛟

子騰蛟順天監生官光祿署丞冠帶呼妻亦衣命服
同縊死。

朱天顯

勝之所

阮文貴

朱天顯華亭人監生官中書舍人三月十九自盡遺
聞云賊迫書偽詔天顯擲筆謾罵觸堦死果若所云
賢于周鍾等遠矣以知人貴自立耳科名何足論哉
勝之所阮文貴亦中書舍人咸投御河死。

劉有瀾

陳貞達

劉有瀾字漪若南宮人崇禎庚辰進士官順天府推

官聞城破卽縊死他如順天府王事陳貞達自盡又
順天府教官五人同縊明倫堂上惜遺其名氏
一載刑辱諸臣名劉有瀾不堪打夾以銀簪刺喉
而死國變錄開死節以此或注從逆非也

毛維張

毛維張陽和衛經歷上命巡城十九被執送劉宗敏
逼降維張大罵不屈云吾雖小臣素明大義吾首可
碎吾志不可奪賊怒甚夾拶並加足傷指折乃死
又有施溥張應選官俱經歷施仰藥死張投御河死

王國興

王國興錦衣衛都指揮使。聞變自縊。元一云危坐中室自焚。

李若璉

李若璉順天籍錦衣衛指揮同知。守崇文門。城陷作絕命詞云。死矣。卽爲今日事。悲哉。何必後人知。自縊死。其弟若珪仕。本朝爲禮部尙書。

姚成

姚成。餘姚人。儒士。官副馬指揮。自盡。

高文采

高文采錦衣衛千戶守宣武門城陷父子一家十七人俱自殺屍狼籍于路

云京邸之變文臣大臣縊者有而自殺者少予觀高公有四難焉自殺一難也武臣自殺二難也小臣自殺三難也一家自殺四難也嗚呼非烈丈夫其能如是也

王百戶

百戶王某周鍾寓其家百戶勸鍾死鍾不應出門欲

降百戶挽鍾帶斷鍾不聽百戶自縊

百戶亦奇矣哉。不獨自縊而且勸鍾。可謂忠臣良友矣。使鍾能聽其言。豈非名與天壤同敞乎。

王承恩

太監王承恩。從帝于煤山。帝崩。承恩再拜慟哭。退而自縊于亭下。與大行相望。南都諡忠愍。

一云。司禮監王之俊。從上死煤山。或云。從死者王之俊。而之俊與王德化俱自盡。更詳王之心。南都諡忠愍。又有李鳳翔降賊被殺。亦諡恭壯。

大事記云。殉從于先帝之旁者。止有內臣一人。或云王承恩。或云王之俊。或謂王之進。或曰王之臣。

曹文耀

曹文耀。庠士。自殺。原籍蘇州。故進士曹子登之後。妻張氏生四子。遜。肅。敏。毅。一女順。張氏率子女哭于家。祠文耀。父妾妻遜。妻李氏。毅妻鄧氏。順及乳母孟與肅。敏八人同縊。毅及肅妻周氏。繩斷不死而逃。遜自刎不殊。賊搜其家財。釋之。

張世禧

張世禧。儒士。二子懋賞懋官。父子俱自縊。

周 某

童生周某。聞帝崩。憤激搥胸。嘔血數升。一慟而絕。又北通州有童生。憤發縊死。惜不傳其姓名。

湯文瓊

湯文瓊。菜傭也。見先帝梓宮過。慟哭觸石死。一云北京布衣湯文瓊。聞煤山之變。感慨自殺。其衣帶所藏有云。位非文丞相之位。心同文丞相之心。賊聞之亦歎其忠義。云南都贈中書舍人賜祠額曰旌忠。

編年云文瓊聞變書其身口位非云云暴屍都市見者哀之

李小槐

李小槐順天民也。妻杜氏。二子一女。一婢。差次縊畢。小槐乃縊。又居民田氏。闔門自焚。或云有田姓。縊于白塔巷。後人入其室。見書籍甚多。京城江米巷口有傳神者。夫婦同縊。

武氏僕

武氏僕某。不詳名姓。素有義風。當其主武恠受賊僞

職索吉服。僕大慟曰。奴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聖駕崩。主人不奔喪哭臨。又取吉服。想見新君乎。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望三思之。叩頭出血。慄不聽。且叱之出。僕曰。主人爲名利所惑。妄意一統。不聽吾言。後必有悔。李賊貪淫無道。上干天怒。下拂民情。不久必敗。吾不忍見主失所也。不食而卒。慄官僞淮揚防禦使。後爲淮撫。路振飛擒。解南京斬之。

一時朝士先幾。大義俱遜此僕。

朱庭煥

朱庭煥字中白。單縣人。崇禎甲戌進士。授工部主事。陞廬州知府。丁憂服除。補大名。累遷主。整飭大名。管理河道。馬政。驛傳。兵備。副使。甲申三月。賊將劉宗敏傳牌招降。公擊碎其牌。鼓勵縉紳士庶。分守城門。防禦嚴肅。不意奸徒勾引。初四。賊蜂擁環攻。南門破。賊入。公被執。逼降不屈。罵不絕口。賊怒。縛桅杆殺之。懸首通衢。合家投井。授纒死。弟廷炳具疏陳情。南都贈公右都御史。公歷任十年。清慎勤無一息之違。而忠孝大節。尤所致謹。處上敬而不阿。御下嚴而不刻。在

大名時軍興。旁午公夙夜蒞事。書所行者于壁。而日稽稍銷之。吏屬警畏。刑獄一清。士民懷德。有古循良風云。

方文耀

方文耀字懷怙。龍溪人。崇禎庚辰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中。陞河間府知府。賊陷城。公不屈。賊杖之大罵。不絕口。死之。

彭士宏

彭士宏。遼東人。爲南宮知縣。闖賊長驅畿南。所至款

附公勵士民飭守具衆咸謂邑小不支公曰吾奉命
守此土生死以之奮勇擊賊縱不勝死亦瞑目衆環
泣曰臣誼也如生靈何公亦泣曰人心如此大事已
去吾盡吾心耳士紳卒迎賊人公緋衣坐堂上賊問
何故不備糧糗公耻裂指髮曰我朝廷官而爲賊備
糧乎賊怒斬之懸首城門

封疆之臣應死封疆若三公者可謂無愧厥職矣
抑余聞之友人云吾鄉某爲畿南司理守居庸關
賊至往迎二百里既抵關聞疑有伏命某往返關

門數四始令前騎偵之果無備聞乃入大笑曰古
所謂一夫當關萬人莫敵也使架砲于此以五百
人守之吾亦豈能過哉某亦大笑曰此天生臣以
資吾主嗚呼夫獨無封疆之責者乎視三公何如

金毓峒傳

金毓峒字鶴冲北直保定完縣人父諱銓官司徒爲
萬歷庚辰進士公少與從子肖孫讀書郎山慨然有
澄清之志中崇禎甲戌進士除中書舍人辛巳秋以
陳漕務稱旨授湖廣道御史尋出按秦川及復命賊

始入函谷甲申春召對便殿旋草詔命監宣大軍宣
雲告陷隨奉命督禁旅扼畿南要害公馳至保定散
家貲千金犒士卒爲固守計時公從子振孫以劍術
登武科相見泣下爲誓死振孫者肖孫弟也賊圍急
振孫登陴挾矢殪渠帥數人兄弟私誓曰一旦有變
必從季父遊地下公聞之謂肖孫曰死易存孤難我
以弱子爲托肖孫受命公配王孺人盡出簪珥以犒
士士益奮賊欲引去而三月十九之信至矣公痛哭
誓與城俱死懸銀牌以賞擊賊者得級無數二十四

辰刻城南樓火起賊乘焰登城遂陷振孫躍馬赴賊
曰城頭殺爾帥者我也格鬪斃數人而死賊支解之
公裂眦罵提劍斬一綠衣賊負印北叩首曰臣力竭
矣投三皇廟古井死王孺人縊死姪孫金嬰妻陳氏
及侍兒桂香皆投井死賊大索兩孤肖孫備受炮烙
檢刑體刺剝無完膚終以得免三日後肖孫收公骸
骨如生人共義之

一云公分守西門城陷賊執之擄入三皇廟謁偽將
公奮拳毆賊帥仆之躍入井中死振孫登城射賊

李應弦而斃。城陷，衆解戎衣，自匿。振孫不肯曰：「武夫本色也。」賊號于衆曰：「鄉官子弟，可速就刑。」振孫衣禡，福大呼曰：「我御史金毓峒侄云云。」賊支解之。肖孫子馨，媳陳氏，故進士陳士章孫女，年十八，與祖母張母、楊嫂常三世四人同時投井。張氏抱其孫于懷，同下。侍兒桂香等四人亦從而下，皆死。

公嬰城殉守，節比睢陽。至肖保孤，無異程嬰而振孫從死。有如甫、八下，建巾國，能容就戮。尤世之所難。

劉會昌

劉會昌字凝禧北直保定清苑人幼負奇氣長古文辭十歲居父喪哀如成人禮崇禎三年舉于鄉能任大事負氣敢往甲申闖賊北犯僞檄數至時秦晉及畿南諸郡望風迎款公素負膽畧倉卒倡義同鄉紳光祿卿張羅彥暨兄道士羅俊誓死守禦三月十九北京陷賊急攻城至二十四賊撤水個墜雲梯砲矢風發公率城兵屹然岳立指搗如平時適西南城樓爲賊火箭所焚西北角樓下鎗數穴併力進攻

城破賊拽公于西關古廟擁鋒刃問京城久破數省
盡降爾何敢拒公裂眦罵曰我本布衣無官責但恨
天下無人致爾小醜淪陷宗社欲嚮食李自成肉以
報光帝耳鬚髮橫豎賊愈憤夾打三次然驚其勇百
計誘降終不屈遂斷首懸西關街市鄉人士爲建祠
祀之而羅彥兄弟亦同死最烈云

王與允

王與允字百斯一字永錫山東濟南新城人布政象
晉之仲子也崇禎戊辰進士選庶吉士授湖廣道監

察御史巡撫河東鹽課陝西茶馬督學。天未出都
以疏劾債帥忤政府謫歸侍布政公家居色養率
諸弟子輩治圃課耕蕭然物外甲申三月聞先帝變
涕泣不食辭父布政公沐浴入室。扇戶與夫人于氏
子士和同自縊死將死時自作墓銘叙其家世官職
甚詳士和字允協諸生先是新城崇禎中凡再破其
前則五年十一月而公之從叔父象復及其子與夔
死之象復字完初以保定府同知里居與夔字風虞
舉人聞變倉卒部勒家人乘城拒之城陷父子皆被

執大罵不屈見殺事聞贈象有光祿寺少卿與斐知縣其後則十五年十二月而公之弟與朋從弟與致及與朋子士熊士雅死之與致字文玉與朋字壽三俱貢士熊字渭濱舉人士雅字大雅諸生與朋爲人慷慨有風烈每平居酒酣耳熱輒談古忠義事淋漓感激及警至簡家丁登陴禦守並有方畧城陷被執二子率家丁救之亦被執不屈死而象復之從子與慧者當五年破城時守其父柩不肯去亂兵脅之跪不屈傷首執以見其渠曰孝子也免之歸頃之縱火

焚城中且及孝子廬孝子伏柩而哭其黨見憐之爲
斷火道得免賊既退孝子行積屍中及得叔父及兄
殮之于是人翕然稱孝子云孝子字僧眼貢士

論曰山東科第人物之盛莫過于新城王氏乃其
忠孝節烈萃于一門此固史冊所僅見足以表東
海矣嗚呼公以科名重也夫抑以忠節重也大

許玢傳

許玢字王重蘇州吳縣人弱冠補邑諸生年十七剗
臂療母張氏疾母與內戚某割襟爲聘後其家中落

有富家欲以女娶公者。時公母已亡。公不欲。母寒置
地下。率就原。妬。生平磊落。不羈少可。多怪對知。已飲
酒酣。則狂歌清嘯。每云。士窮見節。苟值其時。豈可血
死。錯過甲申四月。京師變。至公素鄉。居間之。驚且疑。
踉蹌入城。至弟璜家。問之。果信。乃仰天大慟。誓不與
賊俱生。自念力難殲敵。必得卿大夫同心戮力。毀家
募上。樹義旗。北向。因徧叩羣公門。告之。莫有應者。然
徬徨歛歔。誓從先帝九原。爲厲鬼殺賊。五月午日。過
友人家。見几供葵榴。愀然不樂。復出。酒相勸。公怒。

擲杯于地。厲聲曰。今何時哉。我輩讀聖賢書。明大義。覲顏旦夕。已非所安。猶欲飲食燕樂如平日乎。拂衣竟出于時。巨室相率挈妻子。攜輜重。竄避湖山間。公是日。慙走其家。罵之初九。諸生聚哭。明倫堂。縉紳孝廉。或至。或否。或編素。或常服。甚至有張蓋者。衆羣。卒且。晉公乘杖。踣踊。哭泣盡哀。十一。諸生猶哭。臨御史某來謁文廟。鼓樂導從。士服而入。公望見。大駭。率諸習禮者。趨而前。褫其袍。襟責以大義。御史惶悚。謝罪。夫南都。以是月初三。卽監國位。遣使布告天下。願自

三月十九先帝賓天。至五月十二已踰五旬。朝廷尙未發喪。公歎曰。吾本艸莽臣。旣與諸生私。哭學宮。心已盡。可適死矣。乃題詩曰。正想捐軀報聖君。豈期震日墮妖氛。忠魂誓向天門哭。立乞神兵掃賊羣。至夜自縊。家人力救得不死。及旦密往福濟觀真武廟時。室投繯。羽士陸某聞屋中有聲。亟出解之。問其里氏不對。固留之。不可從。送還。又力卻之。獨步出閭闔。臨河而歎。謂城市濁流。不足投吾軀。且人多必見阻。遂折而南。至胥門。見河廣流深。曰。此胥江也。吾其畢命。

于此與伍相國忠魂上下怒濤平遽躍而入道潞籓
泊舟江干遙望見遣人馳救復不死王召公問故時
公徧身寫崇禎聖上四字宛轉哀號告王以情且言
君仇不可不報京師不可不復逆寇不可不誅臣子
不可不死吾之爲此非惡生也特以愧今之食其祿
而不能死其難者王大義之道旁觀者如堵適友丁
鉞武至強挾歸家人知其事咸固守之欲伺間死不
得益怒甚遂晝夜號叫絕粒勸之食堅不受但飲杯
酒曰聊以澆吾礪塊也五月十九日語以哀詔至就

庭中北面向叩天哭失聲。遂絕食。并不復言人間事。及身後計有總解者曰：公何自苦？公張目曰：聖天子如此慘逝，吾何忍下咽？廿八日餒甚，作嘔口授一絕云：半生磨礪竟成空，國破君亡值眼中。一個書生拜殺賊，願爲厲鬼効微忠。六月朔胃枯嘔盡，繼之以血。親知以淡飲勸進，怒而大呼曰：汝等欲吾偷生邪？竟嚼爛唇膚。初二日血又盡矣，喉腫甚，吐舌寸餘。初三日申時向空三呼先皇帝，嗔目浩歎而逝。時年蓋五十有一也。同人邱民瞻輩爲之治棺殮，私諡曰潛忠。

先生一時會弔者幾數千人。著書六卷。授丁鉞武南
京。贈公以翰林院五經博士。與湯文瑣並祀旌忠祠。
代皇帝遜國。無位自沉者。有東湖樵夫。史逸其名。
然安知非通侯重臣。變姓易字。慮禍及宗族。故以
死滅跡。未必真書生殉國如許公也。唐祿山之變。
甄濟引頸待刃。宋德祐之亡。大學諸生徐應灑舉
宅自焚。庶幾與公頡頏。夫濟不死。臣祿山。應儼不
死。亦將就食。易姓之祿。豈若南都定鼎。正朔如故。
公尤可以無死哉。然則公與湯公。真今古獨絕矣。

許翼明

翼明家貧好學。博覽羣籍。醫卜自給。終身不娶。嘗居吳門作書。自號青霞散人。甲申之變。痛哭絕粒死。

余友周小宗嘗梓此於類書內。公與許公同遇國變。同爲吳人。同不食而死。許公已錫祀典。而公事顧少傳者。嗟嗟。士之湮沒不彰。甯有旣哉。

陳士奇

陳士奇字平人。福建漳浦人。誕自庚寅。少讀強庚寅。吾以降日我生定之矣。勅其言以自表。方弱冠。有文

名天啟乙丑登進士授中書假歸庚午遷禮部主事
王申陞粵西督學使單車就道襤被蕭然遭父喪歸
甲戌補重慶兵備乙亥轉貴州提學復丁內艱庚辰
起贛州兵備贛故賊地公一塵不染而石城甯化之
頑獷搆訟十年公至訛弊之遂成虞芮贛人立祠祀
之辛巳督學四川驅車日卽矢諸神明云甯剗吾身
上肉毋塞彼寒士門謝絕竿牘得士最盛時有學憲
廣文之謠壬午七月特擢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公念
時事交訐天子焦勞食無兼味行無供帳門無私覲

而一意繕城治具以備不虞冬十月松藩遣兵以索
餉叛聚眾數萬莫之敢撓公嚴詞正色諭以禍福眾
皆就撫時蜀中獠黃賊盤踞有年蠢動川之東北公
先後與道臣陳公其赤葛公徵奇郡守王公行檢巴
令王公錫營將趙榮貴等凡殺賊于重慶順慶定遠
設奇夾勦大獲全勝斬首凡一千七百餘級生擒賊
魁馬超一斗麻代天王等二十餘人所救難民以數
萬計獠黃膽喪奔逃他徒相戒謂陳撫軍勿可犯其
爲敵憚如此土寇彭長庚等聚眾殺令公設計捕殺

之得其渠魁數百人置之法而峽江洪雅聚衆殺尉尉固貪墨致變公謂罪不在民遣將往諭而縣民皆就縛請死公斬其倡首者而餘得全活又蜀素苦白蓮教公以若輩尙不寄人雖下急之適驅虎歸山耳選將趙榮忠以牛酒招之其黨遂散癸未十二月有旨召公別衙門用而推代無人加以闖賊破陝鄰封岷岷漢中瑞王避亂入蜀鎮將趙光遠者跋扈將軍也挾兵二萬餘爲衛并奉民逃奔者又數萬突至保甯蜀省大震公不憚千里單騎赴保甯而鎮兵驕悍

○ 覲蜀爲弱肉欲得餉而覆食之公大聲呼曰兵以禦
○ 暴退守平陽關以爲吾捍衛方宜饗食吾不惜二萬
○ 金以給之若徒頓此以洶風鶴吾頭可斷餉安可得
○ 哉趙知不可撼乃退兵平陽而與瑞備約三千騎入
○ 喻民以無讎至甲申四月始以川北道龍文光推代
○ 公方作歸計而聞京師告變矣時獻賊愾陵突入此
○ 州公念國仇義不俱生遣水師會英以火攻殺賊十
○ 忠州擊沉其舟百餘號賊死以千計又遣趙榮貴禦
○ 賊于梁山奮斬三百餘級所獲騾馬弓箭無算賊悞

悉衆來攻。六月初八破涪州。或謂公以耐事可去。公不可。據重慶以待之。而權已去。手銜石柱土司援兵不至。與守令歃血爲死守計。七月賊以百萬至城下。公解行囊佐軍需。日夜登陴。衣不解帶。以火灌滾袍。擊死賊無算。民無逃降意。至二十夜黑雲四布。賊掘地道于城角。藏火蒞數十筒。晨起以火箭齊射。蔣處火發。地裂城遂陷。賊湧入。公被執。獻忠好言勸。將公厲聲曰。吾大臣也。恨不從先帝左右。今死社稷。吾願也。豈有降賊之顏乎。平原乎。速割吾頭。無他言。虜罵不

屈獻大志命曳出支解死。忽震雷四發，烈風暴而飄
瓦吹沙，大木盡拔。操刀者自相砍，逆獻驚仆。時還害
凡九人。瑞王與從駕守道，陳繻重慶府知府王行儉
巴縣知縣王錫、新撫龍文光及諸將領事。在六月二
十一日。越日賊盡取渝民所其臂合三萬七千有餘
人。

論曰：獻賊殺戮之慘，固黃巢後所未有也。獨是公
以謝事之巡撫，守必陷之危疆，蓋其忠義性成，自
讀竊時已定之矣。豈有降賊之顏平原壯哉言乎。

凡登朝食祿者曷不其間之也

吳繼善

吳繼善字志衍。南直太倉人。崇禎丁丑進士。授慈谿知縣。丁母憂。未之任。王午服闋。補成都。成都在萬里外。時荆襄陷沒。江鄂道斷。賓客遠。巡勸少留。公謂此君命也。人臣守官。其敢以利害辭。乃歷艱險入蜀。卽日啓蜀王。請發帑金為備。梁計當時蜀事已棘。而繕所金積積者數百萬。王恠不應。公貽書吳太史偉業。謂事必不可為。嘗必死于此。甲申城陷。公被賊執。歸

不絕口。博而割之配周氏子孫俱同殉僕五郎者幸
免矣。奮曰吾主與主母已死義不忍獨生亦慷慨罵
詈盡于主側。一門死者四十餘人。時十一月二十五
日也。公博聞辯智風流警速于書一覽輒記下筆灑
灑數千言。家本春秋治三傳通史漢諸大家。繼又出
入齊梁工詩歌善尺牘尤愛圖繪有元人風。下至樗
蒲六博彈琴蹴鞠無不畢解。當是時張公博以古學
振東南海內文士絡繹奔赴。公性好客日具數人饌
賓至如歸。每三爵後詞辯蜂起雜以諧謔輒屈其坐。

與同宗偉業克孝國杰等以文行相砥礪生平負志
節急人患難其成進士也會里中兒刊章告密博爲
所搆勢張甚公獨銳身爲營救卒以兒家居侍太公
疾視湯藥浣廁膾衣不解帶者數十日父既歿哭泣
喪塋備物盡志人稱曰孝事長兄侍二弟友無間言
伉爽曠達不拘小節嘗遊黃山凌絕頂慨然長嘯謂
今天下將亂大丈夫習勞苦任艱難爲國家驅馳奔
走有如此遊矣其銳志強濟如此公死無子國杰經
紀其喪以少子主其祀

按此據吳偉業所撰而傳之他書有言其降賊者崖
再致。

搖烈孝傳

女搖氏小名全哥。蕭山人。父士忠。官參將。女生而美
姿容。寡言笑。女紅精好。尤知大體。年及笄。未字。人甲
申三月。京城陷。有偽權將軍欲納女爲配。女瞠目大
吼曰。頭可斷。身不可辱也。賊不聽。乃刑辱其父母弟
妹。必欲得女。方已。女大哭曰。女生不能孝侍父母。友
愛弟妹。今因女一人而斬搖氏之祀。女罪愈深。奮身

觸柱欲死爲衆抱特女慟哭絕粒賊怒甚愈加凌虐
四其父求死不得一日乘間同父及母鮑氏暨弟妹
等俱自縊死賊歸見女顏色不變恨其生不從已欲
污其尸尸忽動賊驚避尋知女實未死喜甚復好言
求合女佯許之曰若殯葬我父母弟妹方從爾不然
我卽刎死賊信其言乃厚葬之事畢女持刀哭罵將
自刎賊大怒奪刀亂刺頃刻而斃

潘鵬妻妾

潘鵬家資數萬開生藥坊妻徐氏宛平孝廉女妾楊

李氏姑媳皆寡居一賊入其室索酒飯見婦艾調戲之婦曰將軍遠來想已飢渴遂置酒與賊暢飲賊盡醉酣睡去兩婦卽烹湯一盃先佯呼之賊俱不動復擲銅盆于地賊亦鼯卧如故遂以藤索縛其手足然後老婦以滾湯澆其頂少婦以鎗刺其喉賊痛極暴跳而死。

梁氏雙烈投井

烈婦梁氏真定人都諫齊洲公之女。鄭廷兵燹玉公原應配也。幼讀書明大義。當甲申賊被卻城。烈婦與

其小姑名慶者。毀容深藏。乃不爲賊所窺。及賊遁。祖姑許淑人曰。賊遁矣。我輩不乘此還鄉里。將何待。遂攜以行。踰踰至彰義門。見婦女有爲賊所驅以行者。有與賊並行者。有騎而歌笑自若者。烈婦曰。夫非良家婦。與何恬不知耻。若此。尙吾爲所掠。則有死而已。然死于道路。何如死于此地之爲愈也。許淑人曰。吾尾賊。賊不反顧。婦曰。如反顧。奈何。語慶曰。我死。姑能從乎。慶曰。願從。嫂死。烈婦意遂決。視道旁有井。烈婦曰。清泉皓潔。吾與姑得死所矣。遂攜以投井。慶許賈。

氏猶未成婚

清宛梁氏文章科第冠冕畿南而合門之內烈婦
烈女一時踵出何其事之罕見歟然非讀書明大
義烏能如此女子不宜職字此言真欺我哉

馬烈婦自刻

烈婦陳氏父故霸州人因贈叔徙都門遂家宣武橋
父名應選極篤實田氏母梅謹馴姊弟雁行成三烈
婦居其次幼小時性淑姿雅行端言正奉父得歡心
代母多作勞事姊弟間不有纖忽乘戾父母珍視之

既筭適馬應科承上無失物下多寬輔其夫以勤慎
儉約處家人大小無間言其一女甫週四月會甲申
三月賊攻都城人心惶惶告語者面如土烈婦姑嫜
妯娌舉欲逃匿以其方商畧者侈時烈婦以死自矢
獨隨一小刀無他計也十九城陷賊眾擁入馬家當
衝眷屬慌懼對泣求遷處烈婦正色告其夫云大寇
作逆肆行搶掠女子安所恃惟有全身速死有益于
汝無忝所生且逃遁藏匿汝等自便夫揮涕長泣展
轉不相舍勉慰解之門外獲獲急烈婦在一時木室

色厲曰萬一賊來辱生則不尤死亦局晚。抱女大哭。我死汝亦何依。因力扼死于地。遂于地上坐。以小刀自刎。手猛刃深。過喉而絕。應科他匿得免。越數日賊稍戢。始備棺收殮。烈婦面色如生。而痕不溜。蓋于時密廠之策云。

人惟貪生念重。故臨事張惶。若烈婦存一必死之志。則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處之泰然。豈與優柔。向嘯者等哉。

婦人難臨死于繯。與死于水火。俱為難事。而自刎。

更難。豈非與烈丈夫並光夫穉乎。